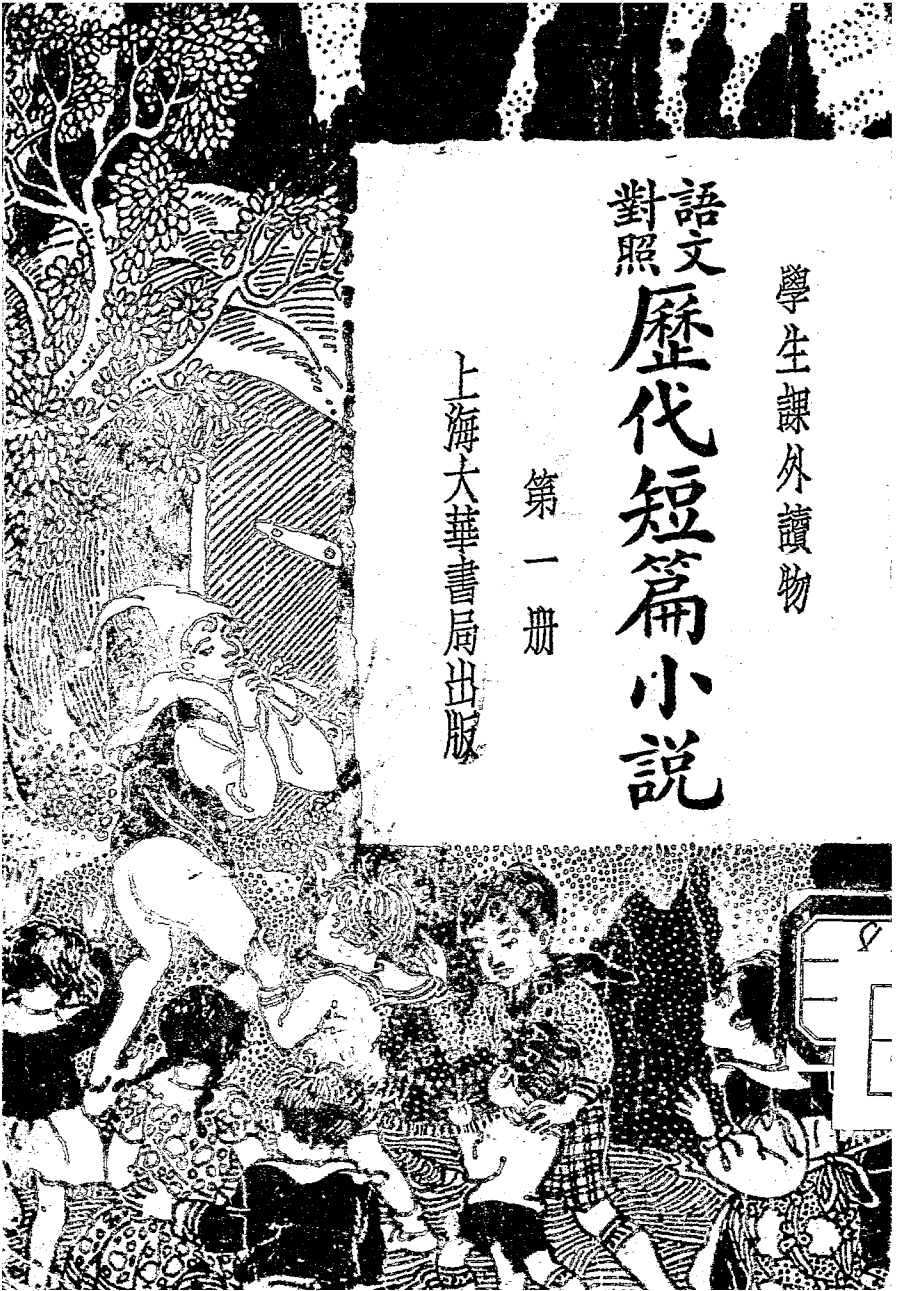


學生課外讀物

語文  
對照  
歷代短篇小說

第一冊

上海大華書局出版



## 編輯大意

- 一、本書係從中國歷代說部選輯而成，共六冊，專供中學生課外閱讀，及初習國學者研究之用。
- 二、本書選材，以詞義兼善，興味濃厚，足為歷代模範作品者為標準。
- 三、本書為便利讀者起見，每篇除分段標點外，另用語體文譯述，使原文涵義，易於探索。
- 四、本書編次，以作者時代為次序，不以文中事實為先後。
- 五、本書譯述語體文，力求淺顯，遇有費解詞句及故實等，另在篇末，詳加註釋。
- 六、本書限於篇幅，雖選材未能過富，舉凡忠孝、義俠、戀愛、神怪、滑稽、寓言……等類，無不蒐羅備列。
- 七、本書所選材料，歷代文人引為故實或成語者不少，足為讀者研究國學之助。
- 八、本書各篇事實，包含歷代政治、社會、風俗情形，堪為研究史學之參考。
- 九、本書各篇之末，附作者生平事略，使讀者對於古代小說作家，有所認識。
- 十、本書雖經一再鈎稽，疏謬之處，仍所難免，尙希博雅君子，時賜匡益，幸甚！

857.61

486.62

1

85704



第一冊目次

漢

東方朔傳 郭憲.....一

楚王鑄劍記 趙曄.....一二

三國

太古蠶馬記 張儼.....一六

山陽死友傳 蔣濟.....一九

晉

管輅干寶.....二三

王遠葛洪.....二七

壺公葛洪……………三八

葛玄葛洪……………四五

神僧傳法顯……………五六

談生張華……………七三

## 東方朔傳

漢郭憲

### 一 語體譯述

東方朔，小名曼倩。父親姓張名夷，字少平。母親田氏。夷年二百歲，臉頰和孩子一般煥發豐滿。

東方朔生後第三天，他的母親田氏就死了。——這是漢景帝三年的事——鄰家婦人見他可憐，就收他養在家裏。那時正在早晨，東方才白的時候，所以就以「東方」二字，當做他的姓氏。

東方朔三歲的時候，所有天下一切祕識，祇要一經目，便能成誦。平常常用兩手向天上指揮，獨自向空中念念有詞的，不知在作甚麼。

一天，東方朔忽然失蹤，好幾個月以後，方才回來。鄰母氣不過，把他打了一頓。後來，他又不別而去，一年後才回。鄰母見了大驚道：「你出外一年，此刻方纔回來，使我多麼就心！——你說，你將怎樣安慰我呢？」東方朔道：「我在紫泥海去玩，不料紫水沾污了我的衣服，就到虞泉去洗滌。早晨出發，中午回來，怎麼說已經有一年了？」鄰母問道：「那末你所經過的，是什麼國家？」東方朔道：「我把衣服洗了以後，就在都崇堂裏休息，睡了一回覺。王公端了一杯「丹粟霞漿」給我喝，我喝得太多了，飽悶得幾乎死去。後來又喝了半合「玄天黃露，

「方才清醒轉來。回來的時候，碰見一隻蒼色的老虎，在路旁休息，我便把牠騎著回來。我騎在老虎背上，嫌牠走不快，用力鞭打了幾下，不料牠熬不住痛，竟把我的腳咬傷了。」鄰母聽了他被老虎咬傷，心裏非常疼痛，就撕了一塊青布，替他包紮傷口。不久，東方朔又走到離家萬里的地方，看見路旁有一株枯樹，便把裹在自己腳上的青布掛在樹上。不料那條布，竟變成一條龍了，因此就稱那地方叫做布龍澤。

元封年間，東方朔到鴻濛澤去遊玩，忽然碰見土母在白海之濱採桑。過了一回，有一位黃眉毛的老人家，指著王母對東方朔道：「她從前是我的妻子，後來託形變成太白精星，現在你也是這星的精啊。我絕食吞氣，已有九千多年，眼中的瞳神，都有青光，能觀看見幽隱的東西。三千年一返骨洗髓，二千年一剝皮脫毛。我從出世活到現在，已經三次返骨洗髓，換過五次毛了。」

東方朔長成以後，就被漢武帝任爲大中大夫。武帝晚年，酷好仙術，和東方朔很親暱。一天，武帝對東方朔道：「凡是我所寵幸的人，我都想使他們長生不老，不知道可以嗎？」東方朔道：「那有不可以的道理？我能替你設法的。」武帝道：「那末叫他們喫點什麼藥呢？」東方朔道：「東北地方，有一種芝草；西南地方，有一種春生的魚。」武帝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呢？」東方朔道：「從前有一隻三足鳥，想從空中飛下來，去喫那芝草，纔和見了，就用手掩住牠的兩眼，不許牠飛下去。原來鳥獸喫了這種草，就要悶得動彈不得。」武帝道：「你怎

麼會知道的呢？」東方朔道：「我小的時候，掘一口井，不料一不留心，足陷入井裏。我在井裏掉下去，一直過了幾十年，還是達不到底。中途有人引我去取芝草，因為有一條紅泉，渡不過去，那人就給我一隻鞋子，我才趁了那隻鞋渡過紅泉，探得芝草，喫了下去。那個國家裏的人，都織著珠玉爲簞。邀我走入雲韞的幕，爲我設「玄珉雕枕。」——枕的全部，鏤刻著日月雲雷的樣子，也叫「鏤空枕。」又叫「玄雕枕。」又給我氎毫做成的珍貴褥子。——這個褥子，是用許多蠟子的長毛織成的，其質又軟又冷，常在夏季裏鋪用的，因之名爲「柔臺水藻之褥。」我看見褥子上好像受潮般，便用手去揩拭，那裏知道不是溼痕，細仔一看，方才覺悟是牠的光澤。」

後來武帝睡在靈光殿，召東方朔到青綺窗綺紈幕下，問東方朔道：「漢朝年運是火德，不知道是什麼星精所統管？那種朕兆是吉祥的？」東方朔對道：「我曾經遊歷天空，在長安之東，走過扶桑七萬里，那裏有一座雲山。山頂有一口井，雲從井裏出來，如果是土德，出來的便是黃雲；火德是紅雲；金德是白雲；水德是黑雲。」武帝聽了這話，非常相信。

太初二年，東方朔從西那邪國回來，得到「聲風木」十枝，獻給武帝。所謂這個「聲風木」長九尺，大如指，出在因桓之水。——就是書經裏禹貢篇上所說「因桓是來」的因桓——牠的源流，出在「甜波樹」上，有紫燕黃鶴等鳥，集在上面。果實細小如珠，風吹起來，就發出像玉石相撞擊般的聲音，所以有這個名稱。武帝把

「聲風木」徧賜年達百歲的臣子們。凡是賜給有病的臣子，那「聲風木」就要出汗的；要是賜給快要死的臣子，「聲風木」的枝條就要枯折下來。從前老聃在周朝活了七百年，「聲風木」的枝條，從未出過一次汗。洪崖先生在唐堯的時候，已經三千歲，「聲風木」也不會折過一次。於是武帝就把「聲風木」賜給東方朔。東方朔道：「我看見這「聲風木」曾經三次枯死過，死了又活轉來，什麼出汗折枝，更不用說了。俗語說：年復年，枝忽汗。因為牠五千年一溼，一萬年一枯，才有這兩句話呢。」武帝聽了，也很相信他。

天漢二年，武帝升登蒼龍館，想求長生不老的仙術，就把方士們都召集攏來，叫他們講述外國遠處的故事。惟有東方朔用筆寫了一篇疏道：「我從前遊歷北極，走到火鏡山。那裏太陽和月亮的光，都照不到的，有一條龍，嘴裏銜著火照著山的四極。那裏也有花園、菜圃、池子、動物園，種的都是奇異的草木。其中有一種「明莖草」，好像金燈一般，折來當做蠟燭，可以照見鬼怪的形狀。仙人寧封曾經喫過這個草，在晚上黑暗的時候，竟看見自己肚子的內外，都發出光亮來，所以也叫做「洞腹草」。」

武帝把洞腹草割下來，搗成爲泥，塗在雲明觀裏，晚上坐在觀內，果然不要再點蠟燭了。洞腹草又名照魅草。如果把牠鋪在鞋底裏，在水上行走，就不會沉下去的。

東方朔又曾在東方遊過吉雲的地方，得到一匹神馬，高有九尺。武帝問他是什麼野獸。東方朔道：「從前



王母乘了「雲光輦」到東王公的住所裏去，把這馬放在芝田裏，被牠喫了不少芝草，東王公大怒起來，就把牠棄在清津天岸。我到東王公的仙壇裏去，就把牠騎著回來。我騎著這馬，繞了太陽三轉，方才回到漢關，那時漢關還沒有關閉呢。其實我在馬上，不過睡了一覺，牠就把我送回來了。」武帝道：「那馬叫做什麼名字？」東方朔道：「因為牠能飛奔，就因事而名，叫做「步景駒。」」東方朔又道：「這馬雖然這麼快，但我騎在牠的背上，好像騎著下劣的馬和遲緩的驢子般，一些也覺不到神異。」東方朔又道：「我有「吉雲草」一萬畝，種在九景山的東面，二千年開花一次。明年又是應該開花的時期了。我嘗走到那裏去，割些「吉雲草」來，把這草去喂馬，馬就永遠不會饑餓的。」

東方朔又對武帝道：「我到東極去，曾經到過吉雲澤。」武帝道：「吉雲是什麼意思？」東方朔道：「那面國家裏的人，常常以雲氣來占凶吉的，若有喜慶的事情發生，屋子裏面就滿起祥雲，五色照人。那種雲碰在草木上面，就變成五色露珠，味很甘美。」武帝道：「吉雲甘露辦得到嗎？」東方朔道：「我把「吉雲草」帶去，當做馬的食料，前去採取，剎那間，便可辦得了；而且每日可以往返兩三次呢。」於是東方朔奉了武帝的命，向東方出發，晚上就回來了。他探得黑白青黃各種甘露，用青琉璃瓶分別裝著，每種獻給武帝五合。武帝把這露徧賜臣子們。臣子們受賞的，老的都變成少年；有病的都很壯健了。

武帝有一次看見過一顆彗星，東方朔便折了一枝「指星木」給武帝。武帝拿著「指星木」向彗星指了一指，彗星就立刻不見了。那時的人看見彗星忽而消沒，都猜不出是什麼道理。

東方朔又善於長嘯，每次噓口長嘯的時候，地上的塵埃也會隨之而飛舞起來。

東方朔未死的時候，對同居的人說：「天下沒有人能穀知道我的來歷，知道我的，祇不過大王公一人而已。」東方朔死了以後，武帝從他處聽到這句話，就把大王公召來，問道：「你知道東方朔的來歷嗎？」大王公

答道：「不知道。」武帝道：「你有什麼本領？」大王公道：「我很知道些星曆。」武帝問道：「現在天上的星，都齊備嗎？」大王公道：「所有的星都齊備，獨有十八年不見歲星，現在方才又看見呢。」武帝聽了，仰天歎道：「

東方朔在我的身傍，有十八年之久，我竟不知道是歲星，說罷，慘然不樂。

東方朔的事跡很多，其餘的都散記在別的書上，這裏不再詳敘了。

## 二 原文

東方朔，小名曼倩。父張氏，名夷，字少平。田母氏。夷年二百歲，顏若童子。

朔生三日，而田氏死。一死時漢景帝三年也。一鄰母拾朔養之，時東方始明，因以姓焉。年三歲，天下祕識，一覽曆誦於口。恆指揮天上，空中獨語。鄰母忽失朔，累月暫歸。母嘗之，後復去，一年乃歸。

母見之大驚曰：「汝行經年一歸，何以慰吾？」朔曰：「兒暫之紫泥之海，有紫水汚衣，曾過虞泉瀟澆，朝發中還，何言經年乎？」母又問曰：「汝悉經何國？」朔曰：「兒瀟衣竟，暫息都崇堂，一寤眠。王公啖兒以「丹粟霞漿」，兒食之既多，飽悶幾死。乃飲「玄天黃露」半合，即醒。還遇一蒼虎，息於路。初，兒騎虎而還，打捶過痛，虎囓兒腳傷。」母便悲嗟，乃製青布裳裹之。朔復去家萬里，見一枯樹，脫布掛樹，布化爲龍，因名其地爲布龍澤。

朔以元封①中遊鴻濛之澤，忽遇王母②採桑於白海之濱。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：「昔爲我妻，記形爲太白之精。今汝亦此星之精也。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年，目中童子，皆有青光，能見幽隱之物。三千年一返骨洗髓，二千年一剝皮伐毛，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。」朔既長，仕漢武帝③爲大中大夫。武帝暮年好仙術，與朔狎暱。一日，謂朔曰：「朕欲使愛幸者不老，可乎？」朔曰：「臣能之。」帝曰：「服何藥？」曰：「東北地有芝草，西南有春生之魚。」帝曰：「何知之？」曰：「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，羲和④以手掩鳥目，不許下，畏其食此草也。鳥獸食此，即美悶不能動。」帝曰：「子何知之？」朔曰：「小兒時掘井，陷落井下，數十年無所託。有人引臣往取此草，乃隔紅泉不能渡。其人與臣一隻履，臣乃乘履泛泉，得而食之。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簞。要臣入雲靴⑤之幕，設「玄珉雕枕」。一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，亦曰「鏤空枕」。亦曰「玄雕枕」。一又薦蜺毫⑥之珍褥，一以百蜺之毫，織爲褥。此毫柔而冷，常以夏日舒之，因名「柔毫水藻之褥」。臣舉手拭之，恐水溼席，定視，乃光也。」

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，召朔於青綺窗繡統幕下，問朔曰：「漢年運火德，統以何精何瑞爲祥？」朔對曰：「臣嘗遊昊然之虛，在長安之東，過扶桑七萬里，有雲山。山頂有井，雲從井中出，若土德則黃雲，火德則赤雲，金德則白雲，水德則黑雲。」帝深信之。

太初二年，朔從西那邪國還，得「聲風木」十枝，以獻帝。長九尺，大如指。此木出因桓之水，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。其源出甜波樹上，有紫燕黃鵠集其間。實如細珠，風吹珠如玉聲，因以爲名。帝以枝徧賜羣臣。年百歲者，頌賜此人。有疾，枝則有汗；將死者，枝則折。昔老聃有周七百年，此枝未汗；洪崖先生，堯時年已三千歲，此枝亦未一折。帝乃賜朔曰：「臣見此木三徧枯死，死而復生，何翅汗折而已。語曰：年復年，枝忽汗，此木五千歲一溼，萬歲一枯也。」常以爲然。

又天漢二年，帝升蒼龍館，思仙術，召諸方士，言遠國遐鄉之事。唯朔下席操筆疏曰：「臣遊北極，至鏡火山。日月初不照，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。亦有園圃池苑，皆植異草木。有明莖草，如金燈，折爲獨，照見鬼物形。仙人寧封嘗服此草，於夜暝時，見腹內外有光，亦名「洞腹草」。帝到此草爲蘇，以塗雲明之觀，夜坐此觀，即不加獨。亦名「照魅草」。採以藉足，則入水不沈。」

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，得神馬一匹，高九尺。帝問朔何獸，曰：「王母乘雲光輦，以適東王公之舍，稅此馬於

芝田，東王公怒，棄此馬於清津天岸，臣至王公壇，因騎而返。繞日三匝，此馬入漢關，關門猶未掩，臣於馬上睡，不覺還至。帝曰：「其名云何？」朔曰：「因事爲名，名步景駒。」朔曰：「自馭之如騫馬蹇驢耳。」朔曰：「臣有吉雲草千頃，種於九景山東，二千年一花，明年應生，臣走往刈之，以秣馬，馬立不饑。」朔曰：「臣至東極，過吉雲之澤。」帝曰：「何爲吉雲？」曰：「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，若有喜慶之事，則滿室雲起，五色照人，著於草樹，皆成五色露，露味皆甘。」帝曰：「吉雲甘露可得否？」曰：「臣貢吉雲草以備馬，此立可得，日可三往。」乃東走，至夕而還，得玄、白、青、黃露，盛以青琉璃，各受五合，授帝。帝徧賜羣臣，其得之者，老者皆少，疾者皆除也。又武帝嘗見彗星，朔折「指星木」以授帝。帝指彗星，應時星沒，時人莫之測也。朔又喜嘯，每曼聲長嘯，塵落漫飛。朔未死時，謂同舍郎曰：「天下人無能知朔，知朔者惟大王公耳。」朔卒後，武帝得此語，即召大王公問之，曰：「爾知東方朔乎？」公對曰：「不知。」「公何所能？」曰：「頗善星曆。」帝問：「諸星皆具在否？」曰：「諸星具在，獨不見歲星十八年，今復見耳。」帝仰天歎曰：「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，而不知是歲星哉！」慘然不樂。其餘事跡，多散在別卷，此不備載。

### 三 作者傳略

郭憲，後漢宋人，字子橫，有道術。王莽篡位，拜郎中，賜以衣服。憲受衣焚之，逃於東海之濱。光武卽位，仕至光

祿勳。後因諫爭不合，病免。著有漢武洞冥記等書。

四 註釋

①東方朔漢厭次人，善詆諧滑稽，武帝時為金馬門侍中，常諷諫武帝的過失，本為事實，多不足信。②漢景帝名啓，文帝之子，在位十

六年。③元封漢武帝的第六個年號，按武帝先後共改元十一次。④王母就是西王母，古之仙人。⑤種天子傳周穆王好神仙，臨

西王母於瑤池之上。⑥集仙錄西王母姓侯。⑦酉陽雜俎西王母姓楊名同一名險惡。⑧漢武帝名徹，景帝之子，在位五十四年。

⑨大中大夫官名。⑩羲和羲氏和氏，唐虞時掌天地四時的官。⑪簟就是席子。⑫雲轂之幕有雲紋的帷帳。⑬氾

毫就是氾的毛，拏氾就是蚊，蚊是沒有毛的，這裏不知何所指。又洞冥記作蛟毫之得。⑭長安漢代的都城，在現在陝西長安縣。

⑮扶桑古代傳說是太陽的出處，又古國名。⑯南史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，其上多扶桑木，故以為名。⑰太初漢武帝第七次

年號。⑱禹貢尚書裏的篇名。⑲老聃就是老子，姓李名耳，是道家之祖，後人附會奉為道教之祖。⑳崖先生仙人名，有人

說就是黃帝的臣子伶倫，也有人說，唐虞的時候，洪崖先生已經三千歲了，住在阿山洪崖，有一口鍊丹井，見江西南通志。㉑天漢漢

武帝第八次年號。㉒漢關就是函谷關，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北，秦時在河南靈寶縣南，漢武帝移置。㉓彗星星名，有長尾，形如

帶，所以俗稱掃帚星。

（附註）本傳事實和洞冥記所載關於東方朔的故事大同小異，可參閱之。按洞冥記也是郭憲所著。

## 楚王鑄劍記

漢趙 暉

### 一 語體譯述

楚國的干將和妻子莫邪，奉了楚王的命令鑄造寶劍。三年以後，方才成功。楚王責干將做事遲慢，要把他辦一個死罪。

干將所鑄的劍有兩把，一雌一雄。那時他的妻子正懷六甲，將待臨產。他對妻子說：「我替楚王鑄劍，三年以後，方才成就。聽說楚王責我遲慢，要辦我死罪。我這次去見他，恐怕萬無生理了。你將來生出來的，要是兒子，等他大了，你得告訴他：出門望著南山，有一枝松樹生在石上，石背上有一把寶劍，叫他帶了那把劍，替我報仇。」說著，就把一柄雌劍帶了去見楚王。

楚王見了干將，非常動怒，就把他的劍叫人去估看。相劍的人向楚王報告道：「這劍有雌雄兩把，現在雌的來了，雄的還沒有來呢。」楚王聽了大怒起來，便把干將殺了。

莫邪的兒子，名叫赤比，到了壯年時候，問他的母親道：「我的父親那裏去了？」母親道：「你父親從前替楚王鑄劍，三年後方才成功，楚王責他遲慢，竟把他殺了。他臨行的時候，曾經有這幾句話，叫我等你大了囑咐



你，他說：出門望著南山，有一枝松樹生在石上，石背上有一把寶劍，叫你帶了那把劍，替父復仇。」

赤比聽了母親的話，便急忙走出門外，向南遠望。可是南方那裏有什麼山。他看見堂前有一根松樹做成的屋柱，豎在一個石礫礫上面，便恍然大悟，拿了斧頭用力把那根屋柱砍破，果然在屋柱裏面，得了一把雄劍。他得了雄劍，便日日夜夜想刺楚王，以報父仇。

一天晚上，楚王夢見一個孩子，額部很闊，幾乎有一尺寬，嘴裏聲聲口口地喊著要報仇。楚王醒了以後，非常害怕，便出了千金的賞格，搜捕國內有和夢中所見孩子面貌相同的人。

赤比聽了這個消息，不敢再在家裏逗留，就出門逃走了。他走到一座山上，一壁走，一壁唱著很悲哀的歌兒。後來碰見一個人，問他道：「我看你年紀很輕，怎麼哭得這樣悲哀呢？」赤比道：「我是干將莫邪的兒子。楚王殺了我的父親，我想去報仇呢。」那人道：「聽說楚王正出了千金的賞格，搜捕你的頭顱。你可把你的頭和你的寶劍交給我，我當替你報仇。」赤比道：「那是最好沒有了！」說著，就用劍自刎了，兩手捧著自己的頭和那把雄劍交給那個人。屍身還是僵挺挺地站著不動。那人見了這個情形，就道：「我是不會負你付託的。」說罷，赤比的屍身，便倒在地上了。

那人帶了赤比的頭去見楚王，楚王非常歡喜。那人道：「這是勇士的頭，你得把牠放在滾湯鑊裏煮一煮，

以免後患。」楚王聽了那人的話，真的把赤比的頭放在滾湯鑊裏煮了起來。那知煮了三日三夜，赤比的頭，還是煮不爛，而且跳出滾湯，睜著兩眼，露出非常動怒的樣子。那人見了，就對楚王說：「這個孩子的頭，煮了三日三夜，還煮不爛；要是大王親自去看牠一看，必定可以爛了。」楚王依了那人的話，就親自走到湯鑊邊去看頭。那人便乘機提著雄劍向楚王砍過去，楚王的頭也就落在鍋中了。那人見目的已達，即便舉劍自刎，頭也隨之掉到湯鑊裏去。

三個人頭在鑊子裏面煮，不久就都煮爛，模糊得不能分辨。皇宮裏的人，祇好把鑊子裏的湯和肉分了三分，都埋葬起來。這三座墓，後人稱爲三王墓。

## 二 原文

楚王將莫邪，爲楚王作劍，三年乃成。王怒，欲殺之。

劍有雌雄，其妻重身當產。夫語妻曰：「吾爲王作劍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往必殺我。汝若生子是男，大告之曰：『出戶望南山，松生石上，劍在其背。』」於是即將雌劍，往見楚王。王大怒，使相之。劍有二，一雌一雄，雌來雄不來。王怒，即殺之。

莫邪子名赤比。後壯，乃問其母曰：「吾父所在？」母曰：「汝父爲楚王作劍，三年乃成，王怒殺之。去時囑我

語汝：「子出戶相南山，松生石上，劍在其背。」

於是子出戶，南望不見有山。但觀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，即以斧破其背，得劍，日夜思欲報楚王。

王夢見一兒，眉間廣尺，言欲報讎，王即購之千金。兒聞之，亡去。入山行歌，客有逢者，謂：「子年少，何哭之甚悲耶？」曰：「吾于將莫邪子也。楚王殺吾父，吾欲報之。」客曰：「聞王購子頭千金，將子頭與劍來，爲子報之。」兒曰：「幸甚！」即自刎，兩手捧頭及劍奉之。立僵。客曰：「不負子也。」於是屍乃仆。

客持頭往見楚王。王大喜。客曰：「此乃勇士頭也，當於湯鑊煮之。」王如其言煮頭，三日三夕不爛。頭蹕出湯中，瞋目大怒。客曰：「此兒頭不爛，願王自往臨視之，是必爛也。」王即臨之，客以劍刺王，王頭隨墮湯中。客亦自擬己頭，頭復墮湯中。三首俱爛，不可識別，乃分其湯肉葬之，故通名三王墓。

### 三 作者傳略

趙擘，後漢山陰人。字長君。曾一投入仕途，旋即辭去。著有吳越春秋、詩細、歷神淵等書。

### 四 註釋

●于將莫邪，鄭是人名。（吳越春秋）「于將，吳人，莫邪，于將之妻也。于將作劍，莫邪斷髮剪爪，投於鑊中，金鐵乃流，遂以成劍。陽曰于將，陰曰莫邪。」

陰曰莫邪」

## 太古蠶馬記

三國張儼

一六

### 一 語體譯述

這是一個古代的傳說。

從前太古時候，有一個人出遠門去，家裏沒有旁的人，祇留下一個女兒和一匹雄馬。一馬由女兒親自喂養的。

女兒獨自一個人冷清清地住在家裏，很想念父親，就對馬玩著說道：「你要是能替我把父親接回來，我便嫁給你。」不料那匹馬聽了這話，竟把韁繩掙斷，跑出去了。

那匹馬一直跑到父親的寓所。父親見了又驚又喜，就騎在牠的背上。那馬望著來時的方向，悲鳴不停。父親見了很奇怪，便道：「這馬無緣無故的這樣悲鳴，難道我的家裏有什麼變故了嗎？」因此急忙騎著馬回家。

父親以為那匹馬雖是畜生，卻有特殊的情感，便格外看待牠，喂牠很多的草料。可是那匹馬偏不肯喫，每見女兒進進出出，便忽兒喜忽兒怒，般亂跳亂撞起來。這樣的有好幾次了。父親非常怪異，就暗暗地向女兒盤問根由。女兒把過去的事，一一告訴了父親，並且說：「或許牠的反常，就是這個緣故吧！」父親聽了，急忙止住。

女兒道：「不要多說！多說了恐怕會影響到我家的名譽呢！你且不要隨便進出，我自有方法處置牠的。」於是便用箭把那匹馬射死，並且把牠的皮剝下來，曬在庭前。

後來父親又出去了。女兒和鄰家的女孩子同在曬馬皮的地方玩耍。她用足踢著馬皮道：「你這畜生怎麼也想娶人做妻子呢！弄得現在被人殺了，還要剝皮，真是何苦來……」話猶未完，不料那張馬皮忽的跳了起來，把女兒捲著去了。鄰家的女孩子見了，嚇得什麼似的，不敢去救，急忙去告訴女兒的父親。父親回來，到處找尋，可是已經不知去向了。

過了幾天，在一棵大樹上找著了。可是女兒和馬皮，都已變成了蠶，在樹吐絲結繭。繭的形狀，又厚又大，和尋常不同。鄰家的婦人，把牠拿了回去，絲的收穫，竟比普通的繭，多好幾倍。因此就稱那株樹叫做桑。「桑」是「喪」的意思。——從此百姓們都爭著種植，一直傳到現在。

## 二 原文

舊說太古之時，有大人遠征，家無餘人，唯有一女。牡馬一匹，女親養之。窮居幽處，思念其父，乃戲馬曰：「爾能爲我迎得父還，吾將嫁汝。」馬既承此言，乃絕韁而去，逕至父所。父見馬驚喜，因取而乘之。馬望所自來，悲鳴不已。父曰：「此馬無事如此，我家得無有故乎？」亟乘以歸。爲畜生有非常之情，故厚加芻養，馬不肯食。每見女

出入，輒喜怒奮擊。如此非一。父怪之，密以問女。女具以告父，必爲是故。父曰：「勿言！恐辱家門。且莫出入！」於是伏弩射殺之。暴皮於庭。

父行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。以足蹙之曰：「汝是畜生，而欲取人爲婦耶！招此屠剝，如何自苦！」言乃未竟，馬皮驟然而起，卷女以行。鄰女忙怕，不敢救之，走告其父。父還求索，已出失之。

後經數日，得於大樹之間。女及馬皮，盡化爲蠶，而績於樹上。其繭綸理厚大，異於常蠶。鄰婦取而養之，其收數倍。因名其樹曰「桑」。——桑者，「喪」也。——由斯百姓競種之，今世所養是也……

### 三 作者傳略

張儼，三國吳吳郡人。字子節。以博聞多識，拜大鴻臚。寶鼎中使於晉，賈充荀勗欲倣以所不知，皆不能屈。

## 山陽死友傳

三國蔣濟

### 一 語體譯述

漢朝范式，字巨卿，山陽金鄉人。另一個名字叫做汜。和汝南張劭是朋友。張劭字元伯。二人曾在太學裏一起讀過書。後來各人告假回鄉去。巨卿對元伯道：「再過兩年回來的時候，我當到府上來拜望你的親長，看看你的孩子們。」說罷，就大家訂了一個日期，分手別去。

後來他們所訂日期快要到了，元伯把從前和巨卿訂約的事告訴母親，並且請母親預先備些菜肴等候。范式母親道：「這是你們兩年前的話，彼此的距離，又是這麼遠，我想巨卿或許不見得會來踐約的，你怎麼這般相信他呢？」元伯道：「巨卿是很誠實的讀書人，我料他決不致失信的。」母親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就替你釀些酒好吧。」

到了約定的日期，巨卿果然到了。他見了元伯的母親以後，就和元伯升堂暢飲，盡歡而別。

後來元伯病得很厲害，同郡的朋友邳君章和殷子徵，天天早晚去望他。元伯臨終的時候，歎道：「我死不足恨，祇恨見不到死友一面。」子徵道：「我和君章對你也算極盡朋友之誼了，難道不是死友嗎？你還要見

誰呢？」元伯道：「你們兩位不過是我的生友啊！山陽范式，纔算得是我的死友！」不久，元伯就死了。

一天晚上，范式忽見元伯穿著禮服，垂著帽上的帶子，拖著鞋子，高聲喊道：「巨卿！我在某天已經死了，現定某天安葬。從此永歸黃泉，你雖不忘情於我，也沒緣見面了！」巨卿夢醒回來，不禁悲歎下淚。於是換了朋友的喪服，在元伯安葬的時候，跑過去送葬。

巨卿還沒有趕到元伯的家裏，元伯的棺木已出發去安葬了。棺木抬到做坟的地方，剛要入葬，忽然沈重不堪，無論怎樣也抬不起來。元伯的母親撫著棺木道：「元伯！難道你還有所期待嗎？」於是把棺木停在一旁。不多時，看見一輛白馬素車，帶著號哭的聲音從遠方而來。元伯的母親又撫著棺木道：「那必定是范巨卿來了。」巨卿走到棺木旁邊，就叩著頭說道：「去吧，元伯！死生異路，從此永遠分別吧！」那時送葬的有千數人，見巨卿這樣悲慟，也都掉下淚來。巨卿哭罷，起來執紼引柩，棺木便依舊輕鬆，抬進墓穴裏去了。元伯葬後，巨卿留在墓旁，種了許多墳頭樹，然後回去。

## 二 原文

漢范式，字巨卿，山陽金鄉人也。一名汜。與汝南張劭爲友。劭字元伯。二人并遊太學。後告歸鄉里。式謂元伯曰：「後二年當還，將過拜尊親，見孺子焉。」乃共尅期日。



後期方至，元伯具以白母，請設饌以候之。母曰：「二年之別，千里結言，爾何相信之審耶？」曰：「巨卿信士，必不乖違。」母曰：「若然，當爲爾醢酒。」至期果到，升堂拜飲，盡歡而別。

後元伯寢疾甚篤，同郡郅君章、殷子微晨夜省視之。元伯臨終歎曰：「恨不見我死友！」子微曰：「吾與君章，盡心於子，是非死友，復欲誰求？」元伯曰：「若二君者，吾生友耳。」山陽范巨卿，所謂死友也。尋而卒。

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，屣履而呼曰：「巨卿！我以某日死，當以某時葬，永歸黃泉。子未忘我，豈能相及！」式恍然覺悟，悲歎泣下。便服朋友之服，投其葬日，馳往赴之。未及到而喪已發引。既至塋，將窆，而柩不肯進。其母撫之曰：「元伯豈有望耶？」遂停柩。移時，乃見素車白馬，號哭而來。其母撫之曰：「是必范巨卿也。」既至，叩喪言曰：「行矣，元伯！死生異路，永從此辭。」會葬者千人，皆爲揮涕。式因執紼而引柩，於是如前。式遂留止冢次，爲修墳樹，然後乃去。

### 三 作者傳略

蔣濟，三國魏平原人。字子通。明帝時爲中護軍。齊王卽位，遷太尉。後以隨司馬懿屯兵絡水浮橋，誅曹爽等，進封都鄉侯。卒諡景。

### 四 註釋

① 范式後漢人。曾任荊州刺史和廬江太守。

② 山陽金鄉山陽是古代郡名，治在金鄉。金鄉即今山東金澤縣。

③ 邛君章名儁。

後漢西平人。

④ 殷子徵人名未詳。

⑤ 執紼紼就是繩索。古代送葬的人必攬柩車的索以助力。（禮）「助葬必執紼」。

## 管輅

晉干寶

### 一 語體譯述

管輅號公明，能解救種種危難，知道過去未來的事情。某年五月間，他在南陽地方的曠野裏行走，看見有一個少年在田裏割麥，不禁長歎了一聲。那少年見了很奇怪，便上前問道：「請問老人家爲着什麼事，這般唉聲歎氣？」管輅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少年道：「姓趙名顏。」管輅道：「剛才我長歎著不爲別事，見你的壽，不到二十歲便要死了，所以不禁歎了一口氣。」趙顏聽了，非常憂慮，急忙向管輅叩頭，請求設法解救。管輅道：「人的壽命，是上天所註定，不是我所能解救的。」

趙顏見管輅不肯援救，就回頭跑到家裏，把管輅的話告訴他的父親。父親聽了，也很驚慌，就和趙顏一同騎著馬，向管輅追上去，他們追不到十里路，就把管輅追上，下馬向他參拜。趙顏的父親道：「剛才小兒，蒙你聖人指點，知道他不到二十歲，便要死了，不知道你聖人有沒有延命的方法？如蒙搭救，定當厚報！」管輅道：「人間的壽命，不是我掌管的，叫我怎麼辦呢！但是看得你很誠懇，且救救他看。現在你們暫回家去，預備一壺清酒，一斤鹿肉。我在卯日那天點心的時候，一准到你們家裏來，替你們設法求請，——但不知道能有效驗不？」趙顏

的父親回到家裏，就預備酒肉，專候管輅的到臨。

到了約定的日子，管輅果然來了。他對趙顏說：「今天是卯日，你可到割麥場的南面大桑樹下去，那裏有兩個人在下棋。你祇要把這些酒和肉帶去，替他們斟酒獻肉，他們自然會喫的。他們把酒喝完了，你再替他們斟，以壺中的酒斟完爲度。他們要是有話問你，你祇要向他们拜，一句話也不要說；這樣，一定會有人來救你的。」我在這裏等候你。」趙顏聽了管輅的吩咐，就依言走到桑樹下，果然看見有兩個人在那裏下棋，於是上去很小心的服侍他們，替他們獻肉斟酒。那兩個人一心對著玩，雖然一邊喝著酒，喫著肉，可是並不顧到趙顏。他們喝了好幾杯酒，一局棋完了，坐在北首的人，擡起頭來，忽然看見趙顏在旁侍立，不禁大怒，高聲喝道：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」趙顏聽了，祇向他们拜，嘴裏一句話也不回答。坐在南面的人對坐在北面的人說道：「喫了人家一件東西，已經很難爲情了；剛才我們喫了他這許多酒和肉，難道可以一點不留情面嗎？」坐在北面的人說：「文書上已經註定，無論如何不能遷改的。」南面的人說：「借你的文書，讓我看一看。」他把文書翻開來一看，看見趙顏的壽，祇有十九歲，便道：「那是容易改的。」說著，就提起筆來，把「十九」兩字，上一勾，回頭對趙顏說：「救你活到九十歲。」趙顏聽了，非常歡喜，向他們拜了幾拜，就即回家去見管輅。

管輅一見趙顏，便說：「恭喜恭喜！恭喜你增了不少壽，你記著，坐在北面的就是北斗，坐在南面的就是南

斗。南斗掌管人間「生」的事情；北斗掌管人間「死」的事情。凡人受胎，都要經過南斗和北斗；如果求壽，卻非向北斗祈求不可了。」趙顏的父親備了綢緞和黃金，酬謝管輅，可是管輅一件也不肯接受。

## 二 原文

管輅字公明，善解諸術，得知未來過去之事。於五月行至南陽平原，見一少年在田中割麥，輅嗟歎而過。少年問曰：「老丈有何事，失聲嗟歎而過？」輅曰：「汝何姓？」對曰：「姓趙名顏。」輅曰：「適來無別事，見少年兒壽不逾二十，多是天亡，所以長歎。」趙子聞之，叩頭隨而請問。輅曰：「命在於天，非我能救也。」

趙子聞之，奔走告父。父乃奔往，不逾十里，遂及管輅。顏父子皆下馬參拜。適來某小兒蒙聖人之言，不逾二十而天亡，聖人如何延命終當報之。」輅曰：「命不我與，爲之奈何！然子懇誠，且爲救諸子，且歸家，覓取清酒一棹，鹿脯一斤。吾卯日○小時食，必至君家，且方便求請，未知得否？」其父歸舍，覓酒脯而專候之。

輅果依時而至，語顏子曰：「汝卯日割麥地南大桑樹下，有二人圍棋次。汝但滿將此酒脯往一邊，酌酒棹致脯於前，他自飲之，飲盡便斟，以盡爲度。若問汝，汝但拜之，慎勿言也。必合有人救汝。一吾在此專候於汝。」乃依輅言而往。果見二人圍棋次，前往侍從非常。趙顏致脯斟酒於前，其人貪戲，俱飲酒食脯，不顧顏子。飲數巡，已戲終。北邊坐者，舉首忽見顏在侍立，大怒叱曰：「何故在此？」顏惟拜之，不對。南面坐人語北面坐人曰：「夫人

食他一物，而有愧色。適來飲他酒脯，寧無情乎？」北邊坐人曰：「文書已定，不可輒移。」南邊坐人曰：「借文書看之。」見顏子壽可十九歲，語曰：「易矣，可改之。」乃取筆挑上。顏願喜之。乃語顏曰：「救汝至九十年活。」顏聞而喜不自勝，拜而回家見管輅。

輅語顏曰：「大助子喜，且得增壽於後！記取北邊坐人是北斗，南邊坐人是南斗。南斗註一生，北斗註一死。」凡人受胎，皆南斗過北斗。所有祈求，皆向北斗矣。」顏父備束帛鎰金而謝之，輅一無所受。

——搜神記

三 作者傳略

于寶，晉新蔡人。字令升。初爲著作郎。因家貧，求補山陰令。歷官散騎侍郎。性好陰陽術數。著有晉紀、搜神記等書。又注周易、周官數十篇。

四 註釋

① 管輅 三國魏平原人。八九歲時候，就歡喜仰著天，觀看星象。到了成年，更精風角占相之道。正元年間，曾經一度做過少府丞。他自己知道不能享受高壽，在四十七八歲的時候，定要死的；後在四十八歲那年，果真死了。

② 南陽 古時地名。就是現在河南省南陽縣地方。

③ 卯日古時用干支（甲乙丙丁……壬癸是干，子丑寅卯……戊亥是支）來記日子，好像現在用數碼記日子一樣。

# 王遠

晉葛洪

## 一 語體譯述

王遠號方平，東海人。曾經進過舉人，做過郎中的官，也會擢升中散大夫。他的學問很好，博通五經，尤其通曉關於天文、圖讖、河洛等要義。他能預知天下盛衰的時期，九州的吉凶，好比在掌握中觀看般，絲毫，不爽。

後來王遠棄官入山修道，道成以後，漢孝桓帝慕他道術，屢次召他去做官，始終不肯出來。後來叫郡官強逼他上車到京師，孝桓帝和他說話，他終低著頭一句也不回答，祇在宮門上題了四百多個字，所說的都是未來之事。孝桓帝見了很可惡，叫人用刀削去，那知表面的字跡剛才削去，木板的內層卻又發見了；墨色差不多吸透全塊木板，越削越加顯明。

王遠沒有子孫，地方上的人世世傳著供奉他。同郡的太尉陳耽替他築了一所道室，每天早夜去拜拜他，嘴裏祇說向他求福，從來沒有說過想跟他學道。王遠住在陳耽的家裏四十多年，陳耽全家的人始終沒有什麼疾病死喪等不幸事件發生過，就是全家的僕役和婢女，也都這樣，而且六畜繁殖，田桑的收穫，比尋常也要加倍。一天，王遠忽然對陳耽道：「照命運算起來，我當離開你家，不能長住了。明天中午時候，我要動身了。」到

了明天中午，王遠果然死了。陳耽知他是成仙去的，不敢當即把他的屍身埋葬，祇哭著歎道：「先生棄我去了，我再靠誰呢！」於是備了棺木，燒著香，在牀上替他穿著衣服，暫時停屍牀上。到了第三天晚上，屍身忽然不見了。所有衣帽，仍然絲毫沒有鬆解，好像和蟲類蛻化一般。王遠死後一百多天，陳耽也死了。有人說：「陳耽得了王遠的道，也隨之而化去的。」也有人說：「王遠知道陳耽將死了，所以先棄陳耽而去。」

起初，王遠想到東方括蒼山去，路過吳郡，住在胥門蔡經的家裏。蔡經雖然是一個平民，但他的骨相，卻該成仙的。王遠知道這個原委，所以便住在他的家裏。王遠對蔡經道：「照你的命運，應得度世成仙。到天上去補任仙官。不過你年青時候，不知學道，現在氣少肉多，不能昇到天上去，非得屍解不可。」這和從狗洞裏鑽出去一般道理。」於是告訴了蔡經幾句要訣，就別他去了。蔡經後來忽然徧身像火燒般發著熱。祇想有一桶冷水，全身澆一澆。全家的人，真的都汲了水，在他的身上澆起來。水到身上，好比澆到一塊用火燒過的焦石上面般，都蒸吸了。這樣的過了三天，蔡經皮骨消損，瘦骨嶙嶙，便走進屋子裏，用棉被把全身蒙住。不一會，竟不知去向了。棉被裏面祇有皮頭腳具，好像蟬蛻殼一般。蔡經去了十多年，忽然回家來了。臉色和少壯時候一般，鬢髮色黑而美。他對家裏的人說：「七月七日，王君要到我們家裏來，那天可多備些飲食，以便供給跟來的仙官們。」到了那天，蔡經家裏借了許多大食器，做了一百多斛食物陳列庭前。那天王遠果然來了。當他還沒有到臨的



時候，金鼓簫管人馬的聲音已先遠遠地傳來。附近的人，沒有一個不驚奇；到處探視，卻又不知道在什麼地方。王遠走到蔡經的家裏，蔡經全家的人，都看見王遠頭上戴着出行用的帽子，身上穿著紅袍，佩著虎頭釐囊和五色綬帶的寶劍。黃色的臉上，生著微髭，中等身材，不高不矮。他所乘的車子，駕著五條龍，每條龍的顏色都不相同。車子前後有許多執著麾節旛旗的人，有的在前引導，有的在後跟從，威儀森嚴，好似一員大將軍一樣。跟他來的有十二個前導的役卒，嘴裏都用蠟封住。所有打鼓吹簫的人，也都騎著龍，從天上降下來，集在庭前的空間。隨員們都身長丈餘，也不從路裏走過來的。王遠到了蔡經家裏，隨員們便隱著不見，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。所能見到的，祇不過是王遠一個人，坐在堂上罷了。一會兒，王遠去見蔡經的父母。又一會，差人去召麻姑。蔡經家的人，都不知道麻姑是怎樣的一個人，祇聽得王遠獨自說道：「王方平敬報好久不到人間來了，現在來此遊玩，不知姑姑能暫來和我談談不？」不一刻，差去的人送回信來了，人家也看不見他的影子，祇聽得他回轉道：「麻姑叫我回說：她多多拜上你老人家。她說：「和你別後忽然已有五百多年，沒有見面了。因為尊卑有別，無從拜謁。剛才你差人來召我，我那有不到的道理，不過我先要奉命到蓬萊去走一遭，回來時候，即便來拜見你，請你暫停片刻，不要就走！」」

過了兩個時辰，就聽得麻姑到來。她來的時候，人們也先聽得有許多人馬聲，不過她的隨員比王遠要少

一半。麻姑到了蔡經家裏，蔡經家裏的人，也都見到。他們見她是一個美麗姑娘，年約十八九歲，頭上梳成一個髻，其餘的長髮，都散垂腰部。衣服上面，有美麗的文采，仔細看起來，又不是五彩的絲織物，光彩耀目，叫不出什麼名稱，實在是人間所沒有的衣料。她走到裏面，拜見王遠，王遠也起身迎接。他們坐定了，就各進飲食。所有一切飲食器皿，都是金盤玉杯，而且很多。所喫的菜肴，多是鮮花一般的東西，香氣達於內外。他們又撕一種乾肉，喫，據說叫做「麟脯」。

麻姑對王遠道：「自從分別以來，已經三次見到東海變成桑田了。剛才到蓬萊去，又看見海水比從前我們聚會的時候淺一半，難道又將變成陸地了嗎？」王遠歎道：「聖人都說海中又將揚起塵埃呢！」

麻姑要見蔡經的母親和妻子們。那時蔡經的弟婦，正巧生產了不多幾天，麻姑知道了，就對她說：「啊！站著，不要走攏來！」說著，便要了一撮米，撒在地上，「這是用米釀解污穢的意思——米經她一撒，就都變成丹砂。」王遠見了笑道：「你畢竟年紀還輕！我是老了，不再喜歡做這種狡獪的變化了。」

王遠對蔡經家裏的人說：「我想賜給你們一些美酒。這酒剛從天廚裏拿來，牠的滋味非常醇醴，不是凡夫俗子所宜飲的；喝了或許會把肚腸爛斷。現在當用水搗和了，然後再喝，請你們不要怪我惡作劇。」說罷，就用一斗水搗合一升酒，攪勻了，賜給家人們。蔡經家裏的人，每人喝了一升，都覺得醉了。後來酒完了，王遠差遣

他的左右說：「酒不穀再去拿些來！拿一千文錢去給餘杭老婆子，向她沽些來！」不一刻，差去的人回來了，沽得一油瓶酒，大約有五斗多。那人傳達餘杭老婆子的回話道：「恐怕人間的酒，不中尊飲哩！」

麻姑的指甲，好像鳥的腳爪，蔡經見了心裏想道：「背發癢時，如果有這樣的指甲抓一抓，不很好嗎？」那時王遠已經知道蔡經心裏的思念，便差人把蔡經拉着鞭打，並且對他說道：「麻姑是仙人，你怎麼可以說牠的指甲好抓背呢！」蔡經的背上，祇見一條鞭一上一下的抽動，但是拿鞭的人，始終沒有見到。王遠又對蔡經說：「我的鞭是不亂打的呢。」

蔡經的近鄰有一個姓陳的，一名已失傳——曾經做過縣尉。他聽得蔡經家裏有仙人到臨，就走過去叩著頭請求拜見。王遠聽了，便叫他上前談話。姓陳的請求王遠留在左右和蔡經一同供他差遣。王遠道：「你且向著太陽站著，待我察驗起來。」姓陳的聽了，就遵命向太陽站著。王遠從他的身後看了一回道：「啊！你的心邪而不正，不能教以仙道。我就授你『地上主者』之職司吧。」王遠臨去的時候，給姓陳的一張符，一本傳，一藏在小箱裏面。並且對他說道：「這兩件東西，不能使你度世昇仙，祇能保存你的本壽，活到一百歲以上，還能除災治病，凡有壽命未終，身遭疾病，或是無罪受災的人，你可把這符拿到他的家裏去，他便可以卻病除災了。若是有那鬼血食作祟禍的，可帶了這符傳勅官吏把魔鬼捉來。不過你處治牠們，也當審察他們作祟的輕重，臨

時仔細斟酌，然後再去處治牠們。」姓陳的用這符替人治病，很有靈驗。事奉他的竟有好幾百家。他活到一百十歲才死。死後他的子弟，依樣去施用那符籙，卻不再有靈驗了。

王遠去後，蔡經家裏所備的幾百斛飲食物，都喫完了，但當時蔡經家裏人，不曾見過有人飲食過。蔡經的父母暗暗的問蔡經道：「王遠是什麼神仙？住在那裏？」蔡經道：「我常常住在崑崙山，有時在羅浮，括蒼等山上來來去去。那些山上，都有宮室的。他主管天上的事，一天裏面，和天上有事往返總有十多次。凡是地上五嶽生死等事，都先來報告王遠的。王遠出城的時候，百官們都在後面跟隨。他騎的是一隻黃色的麒麟。身旁服侍的將士也有十餘人。他每次出行，總離地面有幾百丈高，地上的山嶽和林子，都在他的腳下。所到的地方，不論山神海神，沒有一個不出來迎接他拜見他。」

幾十年以後，蔡經又回家一次。王遠有一封信叫他轉寄姓陳的。那信很闊大，所寫的字也很大，但不十分好。從前沒有人知道王遠的字叫做方平，看了那封信後，方才知道。姓陳的家裏到現今還世世把王遠的手書和符傳等寶藏在小箱裏面。

## 二 原文

王遠字方平，東海人也。舉孝廉，除郎中，稍加中散大夫。學通五經，尤明天文圖讖。河洛之

要，遠知天下盛衰之期，九州<sup>○</sup>吉凶，如觀之掌握。

後棄官入山修道。道成，漢孝桓帝<sup>○</sup>聞之，連徵不出。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，遠低頭閉口，不答詔，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，皆說方來之事。帝惡之，使削去，外字適去，內字復見，墨皆徹板裏，削之愈分明。

遠無子孫，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。同郡太尉陳耽，爲遠營道室，旦夕朝拜之，但乞福，未言學道也。遠在陳家四十餘年，陳家曾無疾病死喪，奴婢皆然；六畜繁息，田桑倍稔。遠忽語陳耽曰：「吾期運當去，不得久停。明日中當發。」至時遠死，耽知其仙去，不敢下著地，但悲啼歎息曰：「先生捨我，我將何怙！」具棺器燒香，就牀衣裝之。至三日夜，忽失其屍，衣冠不解，如蟬蛻耳。遠卒後百餘日，耽亦卒。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。或曰：知耽將終，故委之而去也。

初遠欲東入括蒼山<sup>○</sup>，過吳，住胥門蔡經家。蔡經者，小民耳，而骨相當仙。遠知之，故住其家。遂語經曰：「汝生命應得度世，欲取汝以補官僚耳。然少不知道，今氣少肉多，不得上去，當爲屍解<sup>○</sup>，如從狗竇中過耳。」於是告以要言，乃委經而去。經後忽身體發熱，如火，欲得冷水灌之。舉家汲水灌之，如沃焦石。如此三日，銷耗骨立，乃入室以被自覆，忽然失之。視其被內，唯有皮頭足具，如蟬蛻也。去十餘年，忽還家。容色少壯，鬢髮鬢黑。語家人曰：「七月七日，王君當來，其日可多作飲食，以供從官。」至其日，經家乃借蠶器，作飲食百餘斛，羅列布置庭下。

是日，王君果來。未至，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，比近皆驚，莫知所在。及至，經舍舉家，皆見遠冠遠遊冠，朱衣虎頭鞶囊，五色綬帶劍，黃色少髭，長短中形人也。乘羽車駕五龍，龍各異色。前後麾節，幡旗導從，威儀奕奕，如大將軍也。有十二伍伯，皆以蠟封其口。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，懸集於庭。從官皆長丈餘，不從道衢。既至，從官皆隱不知所在，唯獨見遠坐耳。

須臾，引見經父母兄弟。因遣人召麻姑，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。言曰：「王方平敬報：久不到民間，今來在此，想姑能暫來語否？」須臾，信還，不見其使，但聞信語曰：「麻姑載拜：不相見，忽已五百餘年。尊卑有序，拜敬無階。煩信承來，即到，先受命，當按行蓬萊。」今便暫往，如是當還，還便親覲，願未即去。」

如此兩時，聞麻姑來。來時亦先聞人馬聲。既至，從官半於遠也。麻姑至，蔡經亦舉家見之，是好女子，年可十八九許，於頂上作髻，餘髮散垂至腰，衣有文采，又非錦綺，光彩耀目，不可名狀，皆世之所無也。入拜遠，遠爲之起立，坐定各進行廚，皆金盃玉盃無限也。餚饈多是諸花，而香氣達於內外。擘脯而食之，云：「麟脯。」

麻姑自說云：「接待以來，已見東海三爲桑田。向到蓬萊，又水淺於往日，會時略半耳，豈將復爲陵陸乎？」遠歎曰：「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。」

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。時經弟婦新產數日，姑見知之，曰：「噫！且立勿前！」即求少許米來，得米擲之墮

地，謂以米祛其穢也。視其米皆成丹砂。遠笑曰：「麻姑故年少也！吾老矣！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。」

遠謂經家人曰：「吾欲賜汝輩美酒。此酒方出天廚，其味醇醲，非俗人所宜飲。飲之，或能爛腸，今當以水和之，汝輩勿怪也。」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，以賜經家人。人飲一升許，皆醉。良久酒盡，遠遣左右曰：「不足，復還取也！以千錢與餘杭媵，乞酤酒。」須臾，信還，得一油囊酒五斗許。使傳餘杭媵，答言：「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。」

麻姑手爪似鳥，經見之，心中念曰：「背大癢時，得此爪以爬背，當佳也。」遠已知經心中所言，即使人牽經鞭之，謂曰：「麻姑神人也，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！」但見鞭著經背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。遠告經曰：「吾鞭不可妄得也。」

經比舍有姓陳者，失其名，嘗罷縣尉。聞經家有神人，乃詣門叩頭，求乞拜見。於是遠使引前與語。此人便欲從驅使，比於蔡經。遠曰：「君且向日而立！」遠從後觀之，曰：「噫！君心邪不正，終未可教以仙道。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。」臨去，以一符并一傳，貯以小箱中，與陳尉。告言：「此不能令君度世，止能存君本壽，自出百歲向上，可以禳災治病者。命未終及無罪者，君以符到其家，便愈矣。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，便帶此符，以傳勅吏遣其鬼。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，臨時以意治之！」陳以此符治病有效，事之者數百家。壽一百一十歲而死。死後，子弟行其符，不復驗矣。

遠去後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，亦不見有人飲食也。經父母私問經曰：「王君是何神人？復居何處？」  
 經曰：「常在崑崙山，往來羅浮、括蒼等山。山上皆有宮室。主天曹事，一日之中，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。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。王君出城，盡將百官從行，唯乘一黃麟，將十數侍人。每行常見山林在下，去地常數百丈。所到，則山海之神，皆來奉迎拜謁。」  
 其後數十年，經復暫歸家。遠有書與陳尉。其書廓落，大而工。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，因此乃知之。陳尉家於今，世世存錄王君手書，并符傳於小箱中。

神仙傳

三 作者傳略

葛洪，晉句容人。字稚川。自號抱朴子。咸和初，爲散騎常侍。聞交趾出丹砂，求爲句漏令。攜子姪過廣州，刺史鄧嶽留之，不聽。乃止。羅浮仙煉丹。丹成尸解成仙。所著有抱朴子、神仙傳、集異傳等書。

四 註釋

- ① 東海古郡名。漢置。故治在今山東縣城縣西三十里。
- ② 孝廉就是舉人。
- ③ 郎中古官名。
- ④ 中散大夫古官名。
- ⑤ 五經湯浩詩春秋禮房五經。
- ⑥ 圖識 占驗用的書。
- ⑦ 河洛就是河圖洛書。相傳伏羲氏見龍馬負圖出於河，就畫成八卦。那幅



圖就是河圖。又大禹治水時，有神龜負書出於洛，那書就是洛書。

①九州古代畫分天下爲九州。

②漢孝桓帝名志，章帝的兒子。

河間孝王開之孫。在位二十一年。

③括蒼山亦名蒼巖，又名天鼻山。在浙江臨海縣西南四十里。

④屍解修仙的人死了，叫做屍

解。《集仙錄》裏說：「形如生人者，屍解也；足不肯皮不離者，尸解也；目光不落，無異生人者，尸解也；有死而更生者，有未斂而失尸者，有脫髮而形飛者，皆尸解也。」

⑤鞞囊古代服飾上，大帶圓飾以獸頭，叫做鞞囊。

⑥麾節就是旌旗。

⑦伍伯就是役卒也。作五百。

⑧麻

姑古時的仙女。建昌人修道於浮羅東南姑餘山。世以麻姑祝女壽，就是說他長生不老的意思。

⑨蓬萊仙山名。相傳在渤海中。上有

仙人及不死藥。

⑩餘杭縣名。秦置。在今浙江省。

⑪崑崙山亞洲最大山脈之一。起自蔥嶺沿西藏新疆一帶而入中國內地。

⑫浮羅山名。在廣東增城縣，東接博羅縣界。相傳葛洪得仙於此。

## 壺公

晉葛洪

### 一 語體譯述

壺公，不知道是什麼姓名。現在所有的召軍符，和召鬼神治病的玉府符，共二十卷，都是他發明的，所以總稱爲壺公符。

那時候，汝南有一個名叫費長房的，是市上的官吏。他看見壺公忽然從遠處到市上來賣藥，徧問人們，都不知道是誰。壺公賣藥，是沒有還價的；他的藥，不論治甚麼病，都有神效。他常常對買主說：「服了這藥，定有某種東西嘔吐出來，到了某天，病就好了。」買主服了藥，沒有不照他的話有靈驗的。壺公每天賣藥收入的錢，常有幾萬之多，他把那些錢，布施給市上窮困凍餓的人，自己祇留三五十文。他常常在屋子上面掛著一隻壺，每天太陽西沈的時候，他就跳進壺裏去。這種舉動，他人都不曾見到過，祇有費長房在橋下是看見過的，所以費長房知道他不是一個尋常人。

於是費長房天天在壺公的座前，親自打掃，並且供給他飲食，壺公也老實不客氣的受而不辭。這樣的過了好久，長房始終如一，絲毫不敢疏懈，但也不敢有所祈求。壺公知道長房很信仰自己，便對他道：「到了晚：

沒有人的時候，到我這裏來！」長房聽了他的話，在晚上果真去了。壺公見了長房，便說：「見我跳進壺裏去的時候，你也可以學著我跳，自然跳得進去的。」長房依了話，果然不知不覺的跳進壺裏去了。他走到裏面，好像不是在壺裏了，祇是那裏是一個仙宮世界，什麼樓呀觀呀，一重重的門呀，彎彎曲曲的閣道呀，無不應有盡有。壺公的左右，有侍者數十人。壺公對長房道：「我是仙人，從前在天上，因為公事不勤，受了譴責，所以貶謫到人間來。你很可教導，所以能覓見到我。」長房聽了，離開座次，叩著頭道：「我是沒有知識的凡夫俗子，罪惡積得很厚，蒙您哀憐，真是好比剖開棺木，向死人布氣，救他活轉來一般的恩高誼厚，祇恐像我這般齷齪頑劣的人，不能供您差遣啊。要是蒙您垂憐，真是我的幸福了！」壺公道：「我看你很好，——但不要對人說起！」

後來壺公到長房的樓上去，對長房說：「我有一些酒，來和你同喝。」酒瓶在樓下，長房差人去拿上來，可是拿不動；雖然幾十個人合力搬運，也是搬不上去，不得已，祇好和壺公去說。壺公聽了，就親自下樓，用一隻指頭提上來，和長房一同暢飲。盛酒的器具，好比拳頭一般大小，可是他們一直喝到晚上，酒還不會完。壺公告訴長房說：「我某天要去了，你能和我一同去嗎？」長房道：「我想脫離人間，早有決心了。不過想家裏的人們不知道我去，可有方法嗎？」壺公說：「那是很容易的。」說著，就拿了一枝青竹杖交給長房，並且告訴他說：「你把這根青竹杖帶回家去，便可稱病，然後把竹杖放在你的牀上，悄悄地回到我這裏來。」長房依照壺公的話

去做，家人們見他已死，屍在牀上，實在是一枝竹杖，就哭著把他葬了。

長房跟著壺公，恍恍惚惚的，不知走到什麼地方。壺公把他留在許多老虎中間，老虎都磨牙張嘴的要喫長房；可是長房並不畏懼。第二天，壺公又把長房領到一所石室裏，頭上有一塊有好幾丈闊的方石，用一條茅草繩懸掛著，上面有許多蛇咬著繩，繩快要斷的樣子；但是長房仍然態度自若，一點也不害怕。一會兒，壺公來了，拍著長房的肩膀道：「你有這樣鎮靜功夫，就可教訓了！」說著，又叫長房喫糞和一寸多長的蠶蛆，長房覺到臭惡異常，有些爲難，壺公便歎著叫他回去道：「你終難得道成仙呢！我就賜你做『地上主者』的職司吧，可得壽數百歲。」說罷，封了一卷符籙交給長房，又道：「把這符帶去，可以主管一切鬼神，常常稱爲『使者』，可以替人治病消災。」長房就心不能回去，壺公就給他一根竹杖，說道：「騎著這根竹杖，便可回到家裏了。」長房騎著竹杖向壺公告辭，忽然像睡了一覺般，就回到家裏了。家人們見了長房，以爲是鬼，非常害怕。長房便把過去的事對他們說了，又同他們把棺木掘開來看。家人們看見棺木裏面祇有一根竹杖，方才深信不疑。長房把騎來的竹杖，棄在葛陂地方，仔細一看，知道是一條青龍。長房從離家到回來，自己以爲僅有一天，向家裏的人一問，知道已有一年了。

從此以後，長房替人收鬼治病，沒有不被他醫好的。他每次和人坐在一起談話的時候，常常獨自動怒呵

賈，人們問他爲甚麼，他回說：「是在喝鬼。」

那時，汝南有一個鬼怪，每年總要到郡署裏來幾次。來的時候，跟隨的儀仗，和太守進衙一樣，打着鼓，裏裏外外的環行一周，方才回去。郡守被他吵鬧不過，但也沒有辦法。有一次，長房到郡署裏去，正巧那個鬼怪又來了。當牠走到府門的時候，太守嚇得跑到裏面去躲進了，外面祇留著長房一個人。那鬼知道了，不敢走上去。長房便大聲吆喝道：「捉那個鬼來！」那鬼聽了急忙下車，伏在庭前，叩著頭求饒說：「此後決計改過，再也不敢放肆了。」長房叱道：「你這老死鬼，不知安分守己，無緣無故的帶著這許多鬼來唐突官府，你自己知道該死嗎？快給我顯出真形來！」一會兒，那鬼竟變了一隻大鼈，有車輪般大小，頭長一丈多。長房又叫牠再變人形，並且給他一道符，叫牠送給葛陂君去。那鬼便叩著頭，流著淚持符去了。長房差人追上去看，祇見那道符貼在陂旁，鬼的頭繞著樹枝死了。

後來長房到東海去。東海正患旱災，而且已有三年了。長房對那裏求雨的人說：「東海神君，從前姦淫葛陂夫人，被我縛住，後因供詞不明，竟擱著忘了，所以弄得旱了好久。我現在就去放了他，叫他立刻下雨吧。」果然，長房說後不久，就有大雨了。

長房有一種神祕的法術，能殼把千里地脈縮小，都呈現在眼前；放了又依舊舒展開來。

二 原文

壺公者，不知其姓名也。今世所有召軍符，召鬼神治病玉府符，凡二十餘卷，皆出自公，故總名壺公符。

時汝南有賣長房者，爲市掾。忽見公從遠方來，入市賣藥，人莫識之。賣藥口不二價，治病皆愈。語買人曰：「服此藥，必吐某物，某日當愈。」事無不效。其錢日收數萬，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；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，日入之後，公跳入壺中，人莫能見；唯長房樓上見之，知非常人也。

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，及供饌物，公受而不辭。如此積久，長房又不懈，亦不敢有所求。公知長房篤信，謂房曰：「至暮無人時更來！」長房如其言，即往。公語房曰：「見我跳入壺中時，卿便可效我跳，自當得入。」長房依言，果不覺已入。入後不復是壺，唯見仙宮世界，樓觀重門闌道，公左右侍者數十人。公語房曰：「我仙人也。昔處天曹，以公事不勤見責，因謫人間耳。卿可教，故得見我。」長房下座頓首曰：「俗人無知，積罪卻厚，幸謬見哀憫，猶人剖棺布氣，生枯起朽，但恐臭穢頑弊，不任驅使；若見哀憐，百生之厚幸也。」公曰：「審爾大佳！勿語人也！」

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：「我有少酒，相就飲之。」酒在樓下，長房使人取之，不能舉盞；至數十人，莫能得上。乃白公。公乃下，以一指提上，與房共飲之。酒器如拳許大，飲之至暮不竭。告長房曰：「我某日當去，卿能去乎？」

房曰：「欲去之心，不可復言，欲使親眷不覺知去，當有何計？」公曰：「易耳。」乃取一青竹杖與房，戒之曰：「卿以竹歸家，便可稱病，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，默然便來。」房如公言，去後，家人見房已死，一屍在牀，乃向竹杖耳，乃哭泣葬之。

房詣公，恍惚不知何所。公乃留房於羣虎中，虎磨牙張口欲噬房，房不懼。明日，又內於石室中，頭上有一方石，廣數丈，以茅編懸之；又諸蛇來噬繩，繩即欲斷，而長房自若。公至，撫之曰：「子可教矣！」又令長房嚼屎兼蛆，長寸許，異常臭惡，房難之，公乃歎謝遣之曰：「子不得仙道也！賜子爲地上主者，可得壽數百歲。」爲傳封符一卷付之，曰：「帶此可主諸鬼神，常稱使者，可以治病消災。」房憂不得到家，公以一竹杖與之，曰：「但騎此，得到家耳。」房騎竹杖辭去，忽如睡覺，已到家。家人謂是鬼，具述前事，乃發棺視之，唯一竹杖，方信之。房所騎竹杖，棄葛陵中，視之，乃青龍耳。初去至歸，謂一日，推問家人，已一年矣。

房乃行符收鬼治病，無不愈者。每與人同坐共語，常呵責噴怒，問其故，曰：「噴鬼耳。」

時汝南有鬼怪，歲輒數來郡中。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，打鼓周行內外，爾乃還去，甚以爲患。房因詣府廳事，正值此鬼來，到府門前，府官馳入，獨留房。鬼知之，不敢前。房大叫呼曰：「便捉鬼前來！」乃下車伏庭前，叩頭乞曰：「改過。」房呵之曰：「汝死老鬼，不念溫良，無故導從，唐突官府，自知合死，否？急復真形！」鬼須臾成大

鼈，如車輪，頭長丈餘。房又令復人形。房以一札符付之，令送與葛陂君，鬼叩頭流涕持札去。使人追視之，乃見符札立陂邊，鬼以頭繞樹而死。

房後到東海，東海大旱三年，謂請雨者曰：『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，吾繫之，辭狀不測，脫然忘之，遂致久旱。吾今當赦之，令其行雨。』即便有大雨。

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，存在目前宛然，放之復舒如舊也。

——  
神仙傳

### 三 作者傳略

見前。

### 四 註釋

① 葛陂地名，在今河南新蔡縣北。

② 府官就是郡守。



## 葛玄

晉葛洪

### 一 語體譯述

葛玄，字孝元。曾經從左元放那裏得到一部九丹金液仙經，可是不及和左元放合作，一起煉過仙丹。平時常服餌丸，尤其擅長替人治病。他能穀看見魔鬼的眞形，魔鬼遇見了他，有的供他差遣，有的被他殺死，沒有敢抵抗的。他又能斷絕穀粒，就是好幾年，也不會饑餓。又能堆著許多柴，燃燒起來，自己坐在烈火上面；到後來，柴燒完了，他的衣帽依然一些沒有焦。有一次，他喝了一斛酒，走到一條深澗裏面去睡覺，酒醉過了，方才出來；看他的衣服，也是一點沒有溼痕。

葛玄學問很博，五經也都讀過，生平又喜歡和人談論。那時有數十個好事的少年，跟他遊學。有一回，他們乘著船同到某地方去，少年們見他有一件器具，裏面藏著數十道符，就問：「這些符有什麼靈驗？能做甚麼事？」可使我們見識見識不？」葛玄道：「符有什麼好玩呢？」說著，就拿一道符丟在江中，符就順著水流下去了。少年們說：「這有什麼奇怪？」葛玄聽了，又拿了一道符，丟在江中，符卻逆著水流上去，就說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少年們說：「這才奇怪呢！」葛玄又拿了一道符，投入江中，停著不動。一會兒，在下流的符流上來，在上流的符流

下來，三道符合在一處，葛玄就一併拿起來。

那時江邊有一個女子在洗衣，葛玄對少年們道：「我叫那個女子奔跑，你們以為怎樣？」少年們說：「好的！」葛玄丟了一道符到水裏，那女子便好似很吃驚般向前奔跑，跑了好幾里還不停止。葛玄又道：「現在可以叫她停止了。」說著，又拿一道符，投到水裏，那女子果真停止前進，回轉來了。有人問那女子，為什麼這樣慌慌張張的奔跑？那女子回說：「我自己也不知道為著甚麼呢！」

葛玄有一次到某姓家去，主人正害著病，在祭祀道精。主人很優待葛玄，請他喝酒，祭道精的仙人卻出言不遜，冒犯葛玄。葛玄大怒道：「你這奸鬼，竟敢這樣嗎？」說著，又吩咐鬼差把仙人縛在柱上，用杖鞭打背脊。一會兒就見仙人好像有人拉著他般，走到庭前，把衣服脫了下來，丟在地上，然後抱住屋柱；接著，就聽得鞭打的聲音；同時精人的身上，流出許多血來。仙人故意說著鬼話向葛玄求饒。葛玄道：「我就饒你死罪，但不知道你能使主人的病好嗎？」仙人說：「能好的。」葛玄道：「限你三天，要是病人還不好，再來辦你！」說著，把仙人釋放了。

有一天，葛玄經過一座廟，——那座廟裏的菩薩，常常要使來往的人，走到離廟百步的時候，自動下馬步行的；又廟裏有大樹數十株，樹上有許多鳥，人們也都敢觸犯牠們。葛玄卻乘著車子，不走下來。一會兒，忽然有

一陣大風，把葛玄的車子吹回去，一時塵埃飛揚，跟隨的人都嚇得四處亂逃。葛玄見了大怒道：「小邪神敢這般無禮嗎？」說著，就舉手一揚，把風止住，又拿一道符投進廟裏去，樹上的鳥都紛紛墮地而死。過了幾天，廟裏的樹，雖然正在夏天，也竟枯死了。不久，廟裏忽然起火，全部都燒完了。

一天，葛玄在河邊看見一個賣魚的人，就過去對他說道：「我想煩你的魚到河伯那裏去一趟，不知道可以嗎？」賣魚的說：「我的魚早已死了，怎麼能生呢？」葛玄道：「不妨的。」賣魚的把魚遞給葛玄，葛玄用丹朱寫在紙上，放在魚的肚子裏，然後丟到水裏去。不一會，魚回來了，跳到岸上，嘴裏吐出一張像葉片一般大小的青色紙，上面寫著黑字，接著就飛去了。

葛玄招待賓客的時候，客人有後到的，也照例出去迎接，不過屋子裏面仍舊有一個葛玄陪著先來的客人談話，送客的時候，也是這樣。那時，天氣很冷，葛玄對客人說：「抱歉得很，爲了境況不好，不能使各位都有一個火爐，現在就替諸位生一點火大家取暖吧！」說著，就張開嘴巴吐出火來，一時火光熊熊，滿屋都是，客人們好像坐在太陽下面一般，但也不覺到十分熱。

有許多讀書人請葛玄玩一套把戲。葛玄那時正患著熱，仰著身子睡在牀上，叫人用粉在身上塗飾，還不會把衣服穿好，就回答道：「熱得很，不能起來玩給你們看。」說著，就慢慢地把身子騰上去，用自己的肚子在

屋樑上措了幾十下，然後又像雲氣般飄下來，回到牀上。肚子上的白粉黏在屋樑上，過了好幾天，還沒有剝蝕。  
葛玄和客人一處喫飯，飯後漱口，嘴裏的飯粒，竟變了一百隻大黃蜂，滿屋子飛行，而且嗡嗡有聲。過了好久，嘴巴一張，那些黃蜂，又都飛進去，葛玄嚼了幾嚼，依然變成飯粒了。

葛玄用手拍著牀，能使蝦蟆和一切蟲類燕雀等飛鳥以及魚鼈等前來舞蹈，而且快慢合拍，和人們舞蹈一般。葛玄叫牠們停止，牠們就停止了。

冬天時候，葛玄能替客人預備生的瓜；夏季裏，能穀辦得冰和雪。他又能叫人把幾十個錢撒在井裏，自己拿了一隻器具擺在井上，呼錢出來；那些錢就一一從井裏飛出來，統統進走器具裏面。

葛玄請客喝酒的時候，沒有人傳杯，杯自己會到客人面前去的。要是那個客人沒有把杯中的酒喝完，那隻酒杯，也不急急離開的。他又能畫著流水，使那些水變成十丈多的逆流。

那時候，有一個道士，很能替人治病。他是從中原來的，常常誑著說：『我有幾百歲了。』葛玄知道他說謊，在某次有許多人一道士也在內——集在一處會說的時候，暗暗地對親近的人說：『你們要知道那位道士的真實年齡嗎？』那人道：『好的！』一會兒，忽然有一個人從天上下來，全座的人都很注意。過了好久，那人降在地上，祇見他穿著紅衣服，戴著進賢冠，走到道士面前說道：『奉天帝的命，問你實年幾歲？』爲什麼要欺誑百

姓」道士聽了，非常恐怖，急忙走下牀來，跪在地上說：「我實在太不應該了！我實在的年齡，還祇有七十三歲。」葛玄聽了他的話，不禁拍手大笑，那個穿紅衣服的人，也忽然不見了。道士見了這個情形，非常慚愧，竟逃了席，不知到那裏去了。

吳國的皇帝請葛玄相見，要把很光榮的職位給他，葛玄不但不肯接受，反向吳帝求去，吳帝不答應，就以客人的禮節待遇他。吳帝常和葛玄一起在外面遊玩，或是喝酒。有一次，吳帝看見路上有百姓在求雨，便對葛玄道：「百姓們這樣求雨，那能求得呢？」葛玄說：「那是容易的。」說罷，就畫了一道符，貼在社壇上面。剎那間，天地昏黑，大雨如注，院子裏的積水，竟有一尺多深。於是吳帝道：「這些水裏可以使他有魚嗎？」葛玄道：「可以的。」說著，又畫了一道符，丟在水裏。過了一刻，果然有一二尺長的大魚，一百多尾在水中游泳了。吳帝道：「這些魚可以喫的嗎？」葛玄說：「可以喫的。」說了，就差人捉了幾尾去烹煮，喫起來，都是一條條的真魚。

葛玄跟著吳帝行船，忽然遇著大風，百官們所坐的船，不論大小，都淹在水裏。葛玄的船，也不知道漂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吳帝歎道：「葛玄是有道術的人，難道也不能免這個劫難嗎？」於是走上四望山，差人用著長鉤，向水中撈船。船已經淹沒了一個整夜了，忽然看見葛玄又從水裏上來。他走到吳帝跟前，臉上還帶著酒色，向吳帝謝罪說：「我昨天跟著你服侍，被伍子胥看見了，再三拉我到那裏去，實在脫不得身，累你在水旁露居

了好久！

葛玄每次在外行走，路上要是碰見和他親近的人，就把他邀在路旁的樹下，折著草刺著樹，用杯在草木的傷痕裏接著，就有漿汁像泉水般流出來，等到杯滿了，方才停止，喫起來，都和美酒一般。他又拿著泥土石塊和草木下酒，一到嘴裏，都變成鹿肉了。他所刺的樹上，杯拿過去，漿汁就流出來；杯滿了，就停止。旁的人照樣去試，漿汁終於不能出來的。

有一個人請葛玄到他的家裏去，葛玄想不去，可是那人再四邀請，不得已，祇好跟著他去。他們才走了數百步，葛玄忽然肚痛起來，就臥在路旁；一會兒，竟死了。那人見了大驚，想把他扛回家去，那知扛著頭，頭就斷了，扛著手腳，手腳也斷了；而且又臭爛得生出蟲來，使人不能近身。那人急忙到葛玄的家裏去報告，不料一進門，又見一個葛玄坐在堂上。那人見了這個情形，也就不敢說什麼了。他回到葛玄死的地方，葛玄的屍身，卻已不見了。

葛玄和人一起行走，能使那人離地三四尺，仍舊和自己並肩步行。又葛玄有一回到會稽去的時候，有一個商人從中原也會稽去。他路過一座神廟，廟裏的主簿對他說：「我有一封信想寄給葛公，請你替我帶去吧。」說著，就把信丟在商人的船頭，好像有釘子釘住般牢不可動。商人到了會稽，就去通知葛玄；葛玄走到船

頭，卻一拿就得了。

一天，葛玄對他的學生張大言說：「我被皇帝所強留，不能隱居山林，現在當尸解了。」八月十三日午時，就要啓行了。到了那天，葛玄衣冠整整的走進臥室，睡在牀上，就氣絕而死了；但他的臉色，卻仍然不變。他的學生燒著香在旁看守，到第三天半夜裏，忽然天發大風，發屋折木，聲如雷響，屋中的燭火，也被吹熄了。過了好久，風止了，可是葛玄的屍身，卻不知到那裏去了；祇是他的衣服，都棄在牀上，所有衣帶，一條也不會解過。第二天早晨，向鄰家探問，據說他們家裏不曾發過大風，——其實那晚的風，祇在葛玄的家裏，所有籬笆樹木，都被吹倒呢！

## 二 原文

葛玄，字孝先。從左元放。受九丹金液仙經，未及合作。常服餌，尤長於治病，鬼魅皆見形，或遣或殺。能絕穀，連年不饑。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，薪盡而衣冠不灼。飲酒一斛，便入深泉澗中臥，酒解乃出，身不濡溼。

玄備覽五經，又好談論。好事少年數十人，從玄遊學。嘗船行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。因問此符之驗，能爲何事？可得見否？玄曰：「符亦何所爲乎？」即取一符投江中，順流而下。客曰：「此無足異也。」又取一符，投江中，逆流而上。曰：「何如？」客曰：「異矣！」又取一符投江中，停立不動。須臾，下符上，上符下，三符合一處，玄乃取之。

又江邊有一洗衣女，玄謂諸少年曰：「吾爲卿等走此女，何如？」客曰：「善！」乃投一符於水中，女便驚走，數里許不止。玄曰：「可以使止矣。」復以一符投水中，女即止還。人問女何怖而走？答曰：「吾自不知何故也。」

玄常過主人，主人病，祭祀道精。主人使玄飲酒，精人言語不遜。玄大怒曰：「奸鬼敢爾！」敕五伯、鬼精人縛柱鞭脊，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，至庭抱柱解衣投地，但聞鞭聲，血出淋漓。精人故作鬼語乞命。玄曰：「赦汝死罪，汝能令主人病愈否？」精人曰：「能。」玄曰：「與汝三日期，病者不愈，當治汝！」精人乃見放。

玄嘗行過廟，此神常使往來之人，未至百步，乃下騎乘，中有大樹數十株，上有衆鳥，莫敢犯之。玄乘車過，不下。須臾，有大風迴逐玄車，塵埃漫天，從者皆辟易。玄乃大怒曰：「小邪敢爾！」即舉手止風，風便止。玄還以符投廟中，樹上鳥皆墮地而死。後數日，廟樹盛夏皆枯，尋廟屋火起，焚燒悉盡。

玄見賣魚者在水邊。玄謂魚主曰：「欲煩此魚至河伯處，可乎？」漁人曰：「魚已死矣，何能爲？」玄曰：「無苦也。」乃以魚與玄。玄以丹書紙納魚腹，擲魚水中。俄頃，魚還躍上岸，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。

玄常有賓後來者，出迎之，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，迎送亦然。時天寒，玄謂客曰：「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，請作火共使得煖。」玄因張口吐氣，赫然火出，須臾滿屋，客盡得如在日中，亦不甚熱。

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。玄時患熱，方仰臥，使人以紛紛身，未及結衣，答曰：「熱甚不能起作戲。」玄因徐



徐以腹措屋樑數十過，還復牀上，及下冉冉如雲氣，腹粉著屋樑，連日猶在。

【玄方與客對食，食畢漱口，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，飛行作聲。良久張口，羣蜂還飛入口中，玄嚼之，故是飯也。】

【玄手拍牀，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，使之舞，皆應絃節如人。玄止之，即止。】

【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，夏致冰雪。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，玄徐徐以器於上，呼錢出，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，悉入器中。】

【玄爲客致酒，無人傳杯，杯自至人前。或飲不盡，杯亦不去。晝流水，卽爲逆流十丈許。】

於時有一道士，頗能治病。從中國來。欺人言：「我數百歲。」玄知其誑。後會衆坐，玄謂所親曰：「欲知此公年否？」所親曰：「善。」忽有人從天上下，舉座矚目，良久集地，著朱衣進賢冠，入至此道士前曰：「天帝詔問公之比年幾許，而欺誑百姓。」道士大怖，下牀長跪，答曰：「無狀，實年七十三。」玄因撫手大笑，忽然失朱衣所在。道士大慚，遂不知所之。

吳大帝請玄相見，欲加榮位，玄不聽。求去不得，以客待之。常共遊宴，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，帝曰：「百姓請雨，安可得乎？」玄曰：「易得耳。」卽便書符著社中，一時之間，天地晦冥，大雨流注，中庭平地水尺餘。帝曰：

「水寧可使有魚乎？」玄曰：「可。」復書符水中。須臾，有大魚百許頭，亦各長一二尺，走水中。帝曰：「可食乎？」玄曰：「可。」遂使取治之，乃真魚也。

常從帝行舟，遇大風，百官船無大小，多濡沒。玄船亦淪失所在。帝歎曰：「葛公有道，亦不能免此乎？」乃登四望山，使人鉤船。船沒已經宿，忽見玄從水上來，既至，尙有酒色。謝帝曰：「昨因侍從，而伍子胥見玄，牽過，卒不得捨去，煩勞至尊，暴露水次！」

玄每行，卒逢所親，要於道間樹下，折草刺樹，以杯器盛之，汁流如泉，杯滿即止，飲之皆如好酒。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，入口皆是鹿脯。其所刺樹以杯承之，杯至即汁出，杯滿即止。他人取之，終不爲出也。

或有請玄，玄意不欲往，主人彊之，不得已，隨去。行數百步，玄腹痛止而臥地，須臾死。舉頭，頭斷；舉四肢，四肢斷；更臭爛蟲生，不可復近。請之者遽走告玄家，更見玄故在堂上，此人亦不敢言之。走還向玄死處，已失玄尸所在。

與人俱行，能令去地三四尺，仍並而步。又玄遊會稽，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，神廟使主簿教語賈人曰：「欲附一封書與葛公爲致之。」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，如釘著不可取。及達會稽即以報玄，玄自取之即得。

語弟子張大言曰：「吾爲天子所逼留，不遑作大隱，今當尸解。」八月十三日中時當發。」至期，玄衣冠

入室，臥而氣絕，其色不變。弟子燒香守之，三日夜半，忽大風起，發屋折木，聲如雷，炬滅。良久風止，忽失亥所在，但見委衣牀上，帶無解者。日問鄰家，鄰家人言了無大風，一風止一宅，籬落樹木，皆敗折也。

——神仙傳

### 三 作者傳略

見前。

### 四 註釋

- ① 左元放後漢廬江人，名慈，居天柱山，得石室仙經，明六甲神術。曹操曾想殺他，他卻避入牆壁裏面，不知所在。後來曹操在羊城山頭碰見他，又去追逐他，他卻混入羊羣中逃走了。
- ② 餌，兀，餌就是藥餌，也是野生植物，可供藥用，從前求仙學道的人，多採服的，因糲有補氣益神的功效。
- ③ 精人祭祀道橋的人。
- ④ 五伯就是伍伯，見任道。
- ⑤ 河伯相傳為江河之神。
- ⑥ 中國指國之中部（孟子）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。
- ⑦ 進賢冠就是古代的繡布冠，是儒者的帽子。
- ⑧ 吳大帝就是三國的吳帝孫權。
- ⑨ 社就是社壇，古代祭土神的所在。
- ⑩ 望山在江蘇江寧縣城西北。
- ⑪ 伍子胥名員，春秋楚人，被吳王夫差殺於江，就相傳封為潮神。
- ⑫ 主簿管理文書簿籍的人。

## 神僧傳

晉法顯

### 一 語體譯述

佛圖澄，西域人。本來姓帛，從小就出家。能誦經數百萬言。晉懷帝永嘉四年到洛陽來。志高法大，平時歡喜唸神呪，能殺差遣魔鬼。常常用麻油拌著煙灰，塗在手掌裏，一千里以外的事，就可在掌上見到，好比對面一般。凡是潔淨持齋的人，也可見到。又能根據塔上的鈴聲，判斷事實，沒有一件不靈效。他想要在洛陽建立一所寺院，剛巧劉曜作亂，終於沒有成功。於是隱居鄉村，靜觀時局的變移。

那時石勒駐兵葛陵，專以殺害人民，算做自己的權威。佛教僧徒，被他所害的，不計其數。佛圖澄想以正道去感化石勒，就扶著手杖到軍營裏去。石勒的大將郭黑略，素信佛教，佛圖澄就投奔黑略，在他的家裏住下。黑略很信仰佛圖澄，就跟他受五戒，拜他為師。

後來黑略隨著石勒出兵去征伐，常常能預知勝負。石勒很奇怪，便問他是什麼緣故。黑略道：「您將軍是上天所優寵的武將，凡是神鬼都來相助。有一個和尚，本領很大，我從前對您所說的話，都是他給我說的呀！」石勒聽了大喜道：「這真是天所賜給我的啊！」於是把佛圖澄召來問道：「佛道有什麼靈驗？」佛圖澄知

道石勒不懂佛理，正可以拿道術去感化他，就回說：「佛家的正道，雖很闊遠，但也可拿眼前的事來證明。」說著，就拿了一隻缸，裏面盛了水，燒了香，唸了咒，一眨眼間，缸內就生出青蓮花來，色澤映著太陽，非常美麗，非常光輝。石勒從此很信服佛圖澄。佛圖澄就隨時勸諫石勒，石勒也很樂於接受。凡是應被石勒殺害，而蒙佛圖澄勸諫得免的，十人之中，常有八九人之多；於是在中原的胡人，也都願意信奉佛教。

有一回，石勒想試驗佛圖澄。在晚上，披著甲，著盔，手裏執著刀，坐在營內；一面差人去告訴佛圖澄道：「今天晚上，大將軍不知到那裏去了。」差去的人，剛走到佛圖澄的跟前，還沒有開口，佛圖澄就反問道：「很安穩的任著，又沒有敵人侵略進來，今晚大將軍爲什麼要戒嚴呢？」那人回去，把佛圖澄的話告訴石勒，石勒因之愈加敬重佛圖澄了。

後來石勒不知怎的動了怒，要想殺害道士，並且也極和佛圖澄爲難。佛圖澄早已料到，避在黑略的家裏。對黑略道：「假如大將軍差人來問我到那裏去了，你回說不知道好了。」不一會，石勒果然差人來尋。黑略照話回復了。那人找不得佛圖澄，便去回報石勒。石勒聽了大驚道：「我對聖人懷了惡意，聖人竟棄我而去了！」說著，悔恨不已，通夜不睡，很想和佛圖澄再見一面。佛圖澄知道石勒已經悔悟，第二天早晨，就去見石勒。石勒問道：「昨天晚上，你在什麼地方？」佛圖澄回說：「昨晚您對我有些動怒，不得不暫時躲避，現在您不想害我。」

了，所以才敢回來。」石勒大笑道：「你在說謊啊！」

鮮卑段末波來攻打石勒，聲勢很壯。石勒害怕起來，問計於佛圖澄。佛圖澄道：「昨天佛寺裏的鈴響，說明天早餐時候，可以活擒段末波的。」第二天早上，佛圖澄和石勒一同走到城上，去看段末波的軍隊。段末波能破很多，把城池圍圍住，辨不出誰是陣首誰是陣尾。石勒見了大驚失色道：「照這情形看起來，段末波怎能被我們捉住呢？昨天你的話，不過是一種無聊的慰藉語吧！」佛圖澄道：「不要著慌，段末波已被我們捉住了。」那時北城有一枝石勒的伏兵出來，正巧碰見段末波，就把他生擒了。佛圖澄勸石勒寬赦段末波，放他回本國去。石勒依了話，後來果然得到段末波的用處。

劉曜來攻洛陽，石勒想親自去抗敵，內外官員都來勸阻。石勒打不定主意，就和佛圖澄去商量。佛圖澄道：「相輪鈴剛才發出聲音來說：『秀支替辰岡，僕谷敬禿當。』這是羯語，『秀支替辰岡，』是『出』的意思；『僕谷，』是劉曜的王位；『敬禿當，』是一捉』的意思。總括這兩句話，是說你一出兵，劉曜便可捉得了。」石勒聽了佛圖澄的話，就叫長子石弘和佛圖澄留在襄國，掌理國政。自己帶了步兵和騎兵，一直向洛陽開拔。石勒的軍隊和劉曜剛纔交鋒，劉曜的軍隊，就潰亂的不成樣子。劉曜的馬陷在河裏，石堪就把他生擒了，送與石勒。那時佛圖澄常常用麻油和煙灰塗於掌上觀看，他看見許多人捉著一個人，兩隻臂膀用紅線縛住，就去告

訴石弘。那個時候，正是石塘生擒劉曜的當兒。

石勒戰敗劉曜以後，就私自稱爲趙天王，行使皇帝的一切職權，改元叫做建平。事奉佛圖澄也因此更加堅篤了。後來石葱謀反，佛圖澄預先勸戒石勒道：「今年葱裏有蟲，喫了必定要害人。」於是石勒出了許多布告，叫境內民衆，不要隨便喫葱。直到八月裏，石葱果然逃走了。因此石勒愈加尊重佛圖澄，不論甚麼事，都先和他商量，然後去行。同時還尊稱他叫做大和尚。

石勒的從弟石虎，有一個兒子名叫石斌，石勒收爲自己的兒子，非常寵愛。一天，石斌忽然得了急病，竟至不救。兩天後，石勒對佛圖澄道：「我曾聽聞過從前春秋時代，虢國的太子死了，扁鵲能把他救轉來。你大和尚是我國人間的菩薩，請速代求神醫，想來必能納福的。」佛圖澄聽了，就拿著楊柳枝，唸起咒來。不一會，石斌果然能穀起來了。又一會，竟完全復原，和平常一般了。從此石勒的孩子們多寄養到佛寺裏去，以避災禍。

建平四年四月，有一天沒有風的時候，塔上的鈴忽然響起來。佛圖澄對衆人道：「鈴的聲音說：國內有大喪，不出今年了。」那年七月，石勒死了。太子弘繼位。不久，石虎把石弘廢了，自己即位，遷都鄴城，改元爲建武。他事奉佛圖澄，比之石勒還要誠篤。而且還下了一道諭旨道：「佛圖澄大和尚是國家的大寶，他沒有很光榮的爵位，不受很優厚的俸祿，如果不頒賜很榮耀的祿位給他，怎能表揚他的德行？從此以後，應請他穿著錦繡的

衣服，乘雕花的車子。朝會的時候，請和尙升殿。常侍以下的官員，都須替他挽車。太子和一切公卿，須扶著他的車子上殿。上殿的時候，值殿的官，高唱大和尙升殿，在朝各官員，一律起立致敬，以表揚他的盛德。又飭司空李農，每天早晚親自去問候。太子和公卿們五天去朝見一回，代表我對他的敬意。」

佛圖澄的弟子法常從南方到襄國去。另有一弟子，叫做法佐的，從襄國向南方回來。他們倆在梁塞城下遇見了，就在那裏一起過夜。晚上，他們對著車子大家談話，曾經涉及佛圖澄的事。等了天明，各自分別而去。法佐走到襄國，就先去謁見佛圖澄。佛圖澄迎著笑道：「昨天晚上你和法常對著車子，在評論你的老師嗎？古人說過的，雖然在很隱秘的地方，也不可改變態度，這才可以稱之爲敬；雖然不和人在一處做事，也不怠惰的，才可以稱之爲慎！」法佐聽了這話，驚愕的又愧又悔。於是國內的人，常常互相警戒道：「不要起惡心，大和尙是知道你的。」又百姓平時，都不敢向佛圖澄寓處的方向隨便涕唾，爲的是恐怕冒犯了他。

郭黑略帶了兵去征伐盤踞在長安以北的山羌，不幸中了敵人的計，被伏兵所困。那時佛圖澄正坐在堂上，弟子法常站在他的身旁，佛圖澄忽然慘然改色道：「可憐郭公被敵兵所困了！應吩咐百姓們趕快替他念咒祈禱。」說著，自己也念起咒來，替郭黑略祈禱。過了一會，又道：「若是從東南出的，性命還可保。其他方向都難出險。」接著，又念咒祈禱起來。一會兒又說道：「好了，被他逃出重圍了！」一個月以後，黑略回來了。他說：當



被羌兵圍困的時候，他從東南方逃出來，所騎的馬，竟跑不動了，湊巧碰見一個自己屬下的兵，給他一匹壯馬，才得脫離危險。他推驗那個時日，正是佛圖澄唸咒替他祈禱的時候。

後來東晉在淮泗一帶，出兵來征伐。隴北瓦城等地方，都被襲擊，三方告急，形勢很是吃緊。石虎便動怒道：「我信奉了佛教，反而有敵人來攻打，佛真沒有威靈了！」第二天早晨，佛圖澄責備石虎道：「大王前世是一個大商人，曾經到鬪賓寺辦齋供大會，其中有六十個羅漢與會，當時我也參加的。現在大王做了國王，難道還可說是沒有福分嗎？敵人寇邊是國家的常事，怎可怨謗三寶，在晚上起了惡毒的念頭呢？」石虎聽了，悔悟得很，竟向佛圖澄跪著謝罪。

石虎常問佛圖澄道：「佛法是不殺生的。我生爲天下之主，不用刑殺，不能肅清海內；既然違了戒殺，又再事佛，還能獲得洪福嗎？」佛圖澄道：「帝王事佛，應當舉動恭敬，居心和順，竭力顯揚三寶。至於有罪的人，仍然是不得不殺的；有惡的人，也不得不用以刑罰。祇要當殺的就殺，當刑的就刑好啦。要是任意暴虐，殺害無罪的人，縱使信奉佛法，也難解除災禍呢。」石虎雖然不能絕對聽從佛圖澄的話，但遷善改過的地方卻也不少。

石虎在臨漳地方，修理一座舊塔，缺少一個承露盤。佛圖澄道：「臨淄城內，有一座古阿育王塔，塔的附近埋著承露盤及佛像，上面種著很茂盛的樹林，你可掘來應用。」說著，又畫了一幅地圖交給差去掘承露盤的。

人。那人依圖掘取，果然掘得承露盤和佛像回來。

黃河裏面，從來沒有產過龜。有一回，有人在黃河裏捉了一隻龜，獻給石虎。佛圖澄在旁見了，歎道：「桓溫要來征伐黃河一帶了！」桓溫的字叫做元子。不久以後，果然率兵北伐，應了佛圖澄的話。

石虎有一次睡午覺的時候，夢見許多羊負著魚從東北而來，醒後請佛圖澄解釋。佛圖澄道：「這夢很不吉利！鮮卑族怕要來佔據中原了！」鮮卑族的慕容氏，後來果然把後趙的土地佔據了。

建武十四年七月，石宣和石韜互相圖謀殺害。有一天，石宣到佛寺裏和佛圖澄坐著談話。塔上有一隻鈴，忽然響了起來，佛圖澄對石宣道：「你懂得鈴聲嗎？鈴說：『胡於洛度。』」石宣聽了變色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佛圖澄卻假惺惺地道：「老胡學道，不能安安心心的住在山裏，暗暗地預備了很厚的車褥，穿起了美麗的衣服，豈不是也想渡過洛水來嗎？」後來石韜也來了，佛圖澄對他注視了好久。石韜見了有些害怕起來，便問：「你爲什麼這般注視我？」佛圖澄道：「我怪你滿身是血腥氣，所以看你的。」

到了八月，佛圖澄叫十個弟子在另一間屋子裏喫齋，自己暫時住在東面的閣子裏。石虎和他的后杜氏去看他，他說道：「你們自己家裏有一個賊，圖謀不軌，不出十天，從佛塔以西，北殿以東，定有流血的慘劇發生，請你加意謹慎，不要向東行走吧！」杜后道：「大和尚老得昏了嗎？好好的那裏有賊？」佛圖澄見他不信，便改

口道：「六情不淨的人，都算是賊。」兩天以後，果然石宣差人把石韜在佛寺中害死。石宣還想趁石虎辦石韜的喪事的時候，幹著大逆不道的事，把石虎謀害。幸虧石虎早已得了佛圖澄的警戒，所以沒有遇害。後來石宣的陰謀破露了，石虎就把他監禁起來。佛圖澄勸諫石虎道：「他既然是你的兒子，何必定要殺他，自取他日的災禍呢？如果你能愷忍著怒，對他格外慈愛，那你還有六十幾歲可活。要是定要把他殺死的話，他死後必定要變做一顆彗星，到下界來掃鄰宮呢！」石虎不聽佛圖澄的話，用鐵鎖穿著石宣的頸項，下面滿堆著柴，活活地把他燒死。他又把石宣的屬官三百餘人，一起捉來；有的用車輪碾死，有的用支解的酷刑，把四肢都分斷下來。然後一齊拋到漳河裏去。一個多月以後，有一匹妖馬，全身的毛和尾巴，都成燒焦的樣子，從中陽門跑進去，又從顯陽門奔出來，向東北方而去；一忽兒，就不見了。佛圖澄聽了這事，不禁長歎道：「受災遭殃的日期到了！」

到了十一月，石虎在太武前殿大宴羣臣。佛圖澄好像吟詩般道：「殿啊！殿啊！棘子成林了！不將刺壞人的衣服嗎？」石虎聽了佛圖澄的話，就吩咐左右，把殿前的階石掘起去看，果見下面生著許多荆棘。

佛圖澄回到寺裏，看著佛像道：「悵恨佛法得不到莊嚴！」一會兒，又獨自說道：「三年可得嗎？」接著，又自己回答自己道：「不得不得！」又道：「二年一年，一百天一個月可得嗎？」說著，又自己回答：「不得！」於是不再說話，回到房裏對弟子法祚道：「戊申那年，禍亂漸漸萌芽了，到了己酉年，石氏就該滅亡，我當在他沒有

亂的時候，先寂化吧！」說著，就差人和石虎告別。石虎得了這個消息，非常悽愴，親自到寺裏去安慰佛圖澄。佛圖澄對石虎道：「所謂『道』，是注重有正當的行為的，『德』是貴乎不怠惰。做事無虧的人，就是死了，也和活著一般。要是違了正道，而得能延年長壽，實在不是我的志願。現在我還有一點意思，向你貢獻。大凡一個國家，推重佛理，奉法不懈，這種德行，可以享受美善的幸福，如果濫施苛暴的政策，要想我佛保佑，不可而得了。所以勸你萬事都要降心下氣，仔細考慮，處處爲人民謀福利，那末國運一定可以延長，我死也沒有遺恨了！」石虎聽罷這話，悲哀得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。他知道佛圖澄必定要死了，就預先替他鑿墳做墳。到十二月八日那天，佛圖澄才死在鄴宮裏，享年一百十七歲。

佛圖澄死後不久，梁竇便作起亂來了。明年石虎死了，再閔篡位，石氏子弟都被殺完。再閔的小字叫做棘奴，當初佛圖澄所說的「棘子成林」，就是指這一回事。

佛圖澄的左乳旁，從前有一個洞，周圍四五寸，一直通到肚子裏。有時洞裏會發出光來，他常用棉絮塞住。晚上讀書的時候，把棉絮塞拔了，全屋子就立刻通明，不要燈燭了。又齋戒的日子，他常常走到河邊，把自己的肚腸從洞裏引出來洗滌，洗好了，仍舊裝進去。

佛圖澄身長八尺，姿態很美。深奧的經卷，都能解釋。其他普通論文，也很懂得。他講經的時候，往往先把全

文的主旨提出來，使聽講的人，從頭至尾，都可了解。他平生慈愛爲懷，尤喜拯危救苦。石勒和石虎倆，先後暴虐無道，專以殺戮爲能事，如果沒有他同生一時，還有誰敢通一句勸諫的話？不過百姓受了他的庇護，多不知道詳細咧。

佛圖澄臨死的那天，有人在西北的沙漠中，看見佛圖澄。石虎疑他沒有死，就把他的墳墓發掘，撬開棺木來看，祇見裏面只有一塊石頭。石虎看了歎道：「石」就是我和尙葬我而去了！不久，石虎便死了。

## 二 原文

佛圖澄，西域人也。本姓帛氏。少出家，誦經數百萬言。以晉永嘉四年來洛陽。志弘法大，善念神咒。能役使鬼物。以麻油雜煙灰塗掌，千里外事，皆徹見掌中，如對面焉。亦能令潔齋者見。又聽鈴音以言事，無不效驗。欲於洛陽立寺，值劉曜亂，不果，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。

時石勒屯兵葛陂，專以殺戮爲威。沙門遇害者甚衆。澄欲以道化勒，於是杖策到軍門。勒大將郭黑略，素奉法，澄卽投止。略家略從受五戒，崇弟子之禮。

後從勒征伐，輒預尅勝負。勒疑而問之。略曰：「將軍天挺神武，幽靈所助。有一沙門，術智非常，前後所白，皆其言也。」勒大喜曰：「天賜也。」召澄問曰：「佛道有何靈驗？」澄知勒不達深理，正可以道術爲教，因言曰：

「至道雖遠，亦可以近事爲證。」即取器盛水，燒香咒之。須臾，生青蓮花，光色曜日。勒由此信服。澄因進諫，勒甚悅之。凡應被誅殘，蒙其益者，十有八九。於是中州之胡，皆願奉佛。

勒欲試澄，夜冠冑衣甲，執刃而坐。遣人告澄云：「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。」使人始至，未及有言，澄逆問曰：「平居無寇，何故夜嚴？」勒益敬之。

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，并欲苦澄。澄乃避至黑略舍。語弟子曰：「若將軍使至，問何所在者，報云不知所之。」使人尋至，覓澄不得。使還報勒，勒驚曰：「吾有惡意向聖人，聖人捨我去矣。」通夜不寢，思欲見澄。澄知勒意，明旦造勒。勒曰：「昨夜何行？」澄曰：「公有怒心，昨故權避，公今改意，是以敢來。」勒大笑曰：「道人謬耳。」

鮮卑段末波攻勒，其衆盛。勒懼問澄。澄曰：「昨日寺鈴鳴云：『明旦食時，當擒段末波。』」與勒登城望波軍，不見前後，失色曰：「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！」澄曰：「已獲波矣。」時城北伏兵出，遇波執之。澄勸勒宥波，遣還本國。勒從之，卒獲其用。

劉曜攻洛陽，勒欲自往拒曜，內外僚佐畢諫，勒以訪澄。澄曰：「相輪鈴音云：『秀支替辰岡，僕谷敏禿當。』此耦語也。秀支替辰岡，出也；僕谷，劉曜胡位；敏禿當，捉也。此言軍出，捉得曜也。」勒乃留長子石弘，共澄鎮襄國。自率中軍步騎，直指洛城。兩陣纒交，曜軍大潰，驅馬沒水中，石甦生擒之，送勒。澄時以物塗掌觀之，見有

大衆中縛一人，朱絲約其肘，因以告弘。當爾之時，正生擒曬也。

勒乃僭稱趙天王，行皇帝事，改元建平。事澄益篤。時石葱叛，其年澄戒勒曰：「今年葱中有蟲，食必害人。」勒頒告境內，慎無食葱。到八月，石葱果走。勒益加尊重，有事必諮而後行，號大和尚。

石虎有子名斌，勒以爲子，愛之甚重。忽暴病亡，已涉二日，勒曰：「朕聞號太子死，扁鵲能生，大和尚國之神人，可急往告，必能致福。」澄乃取楊枝咒之，須臾能起，有頃平復。由是勒諸稚子，多在佛寺中養之。

建平四年四月，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。澄謂衆曰：「鈴音云：『國有大喪，』不出今年矣。」是歲七月，勒死。太子弘襲位。少時，虎廢弘自立，遷都於鄴。改元建武。傾心事澄，又重於澄。乃下書曰：「和尚國之大寶，榮爵不加，高祿不受，榮祿匪頒，何以旌德？從此已往，宜衣以綾錦，乘以雕輦。朝會之日，和尚升殿，常侍以下，悉助舉鼻；太子諸公，扶輦而上；主者唱大和尚，衆座皆起，以彰其尊。」又勅司空李農，旦夕親問；太子諸公，五日一朝，表朕敬焉。」

澄弟子法常，北至襄國。弟子法佐，從襄國還，相遇在梁塞城下，共宿。對車夜談，言及和尚。比旦，各去。法佐至，始入覲澄。澄逆笑曰：「昨夜爾與法常交車，共說汝師耶？先民有言：不曰敬乎幽而不改；不曰慎乎獨而不忘。」佐愕然愧懺。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：「莫起惡心，和尚知汝。」及澄之所在，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。

郭黑略將兵征安北山羌，墮羌伏中。時澄在堂上坐，弟子法常在側。澄忽慘然改容曰：「郭公陷狄，令衆生咒願，澄又自咒願。須臾更曰：『若東南出者活，餘向則困。』復更咒願。有頃曰：『脫矣！』後月餘日，黑略還，說：『羌圍中東南走，馬乏，正遇帳下人，推馬與之，獲免。』推驗日時，正澄咒願時也。

後晉軍出淮泗，隴北瓦城皆被侵逼，三方告急，人情危擾。虎乃嗔曰：「奉佛而致寇，佛無神矣！」澄明且讓虎曰：「王遇世經爲大商主，至鬪寶寺，嘗供大會，中有六十羅漢，吾此身亦預斯會。今王爲王，豈非福耶？疆場軍寇，國之常耳，何爲怨謗三寶？夜與毒念乎？」虎信悟，跪而謝焉。

虎常問澄：「佛法不殺。朕爲天下之主，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，旣違戒殺生，雖後事佛，誰獲福耶？」澄曰：「帝王事佛，當在體恭心順，顯揚三寶。至於有罪不得不殺，有惡不得不刑，但當殺可殺，刑可刑耳。若暴虐恣意，殺害非罪，雖復事法，無解殃禍。」虎雖不能盡從，而爲益不少。

虎於臨漳修治舊塔，少承露盤。澄曰：「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，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，其上林木茂盛，可掘取之。」卽畫圖與使，依言掘取，果得盤像。

黃河中舊不生蘆，忽得一以獻虎。澄見而歎曰：「桓溫其入河！」不久，溫字元子，後果如言也。虎嘗晝寢，夢見羣魚羊魚，從東北來，寤以訪澄。澄曰：「不祥也。鮮卑其入中原乎？」慕容氏後果都之。



建武十四年七月，石宣石韜將圖相殺。宣時到寺，與澄同坐浮圖。一鈴獨鳴。澄謂宣曰：「解鈴音乎？鈴云：『胡於洛度。』」宣變色曰：「是何言與？」澄謔曰：「老胡爲道，不能山居，無言重茵美服，豈非洛度乎？」石韜後至，澄熟視良久，韜懼而問澄，澄曰：「怪公血臭，故相視耳。」

至八月，澄使弟子十人齋於別室。澄時暫入東閣，虎與后杜氏問訊。澄曰：「脅下有賊，不出十日，自浮圖以西，北殿以東，當有流血，慎勿東行也。」杜后曰：「和尚耄耶？何處有賊？」澄卽易語云：「六情所受，皆悉是賊。」後二日，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。欲因虎臨喪，仍行大逆。虎以澄先戒，故獲免。及宣事發，被收。澄諫虎曰：「既是陛下之子，何爲重禍耶？陛下若忍怒加慈者，尚可六十餘歲，如必誅之，宣當爲彗星，下掃鄴宮也。」虎不從，以鐵鑊穿宣領，積薪焚之。收其官屬三百餘人，皆車裂。支解。投之漳河。後月餘日，有一妖馬，毛尾皆有燒狀，入中陽門，出顯陽門，走向東北，俄爾不見。澄聞而歎曰：「災期及矣！」至十一月，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。澄吟曰：「殿乎殿乎，棘子成林，將壞人衣！」虎令發殿石下視之，有棘生焉。

澄還寺視佛像曰：「悵悵不得莊嚴！」獨語曰：「得三年乎？」自答：「不得不得。」又曰：「得二年，一年，百日，一月乎？」自答：「不得。」乃無復言，還房，謂弟子法祚曰：「戊申歲，禍亂漸萌，己酉，石氏當滅，吾及其未亂，先從化矣。」卽遣人與虎辭。虎愴然，卽自出，至寺而慰諭焉。澄謂虎曰：「夫道重行全，德貴無怠，苟業操無虧，雖亡

若在。違而獲延，非其所願。今意未盡者，以國家心存佛理，奉法無吝，稱斯德也，宜享休神，而布政猛烈，終無佛佑。若降心易慮，惠此下民，則國祚延長，沒無遺恨。」虎悲慟嗚咽，知其必逝，即爲鑿墳營墳。至十二月八日，卒於鄴宮寺，春秋一百十七年矣。

俄而梁懷作亂，明年虎死。冉閔<sup>○</sup>篡戮，石種都盡。閔小字棘奴，澄先所謂「棘子成林」者也。

澄左乳旁先有一孔，圍四五寸，通徹腹內。有時中出，或以絮塞孔。夜欲讀書，輒拔絮，則一室洞明。又齋日，輒至水邊引腸洗之，還腹內中。

澄身長八尺，風姿甚美。妙解深經，旁通世論。講說之日，正標宗旨，使始末文言，昭然可了。加復慈洽蒼生，拯救危苦。二石兇強，虐害非道，若不以與澄同日，孰可言哉！但百姓蒙益，日用而不知耳。

澄死之日，有人見澄於流沙<sup>○</sup>。虎疑其不死，因發墓開棺視之，唯見一石。虎曰：「石者朕也，師葬我而去矣！」未幾虎死。

——高僧傳

### 三 作者傳略

法顯，是晉朝的高僧。本西陽襄氏。隆安中僧數僧入西域求經，歷三十餘國而至南天竺，留學梵字三年。

及至師子國，同伴皆無存，凡十五年而還。著有高僧傳。

#### 四 註釋

- ① 永嘉晉懷帝的年號。
- ② 劉曜漢劉淵的姪兒，字永明，後繼劉曜為王，改國號曰趙，都長安。在位十三年，為後趙石勒所殺。
- ③ 葛陂地名，見靈公注。
- ④ 沙門佛教稱僧曰沙門。
- ⑤ 石勒本羯種，字世龍，初專劉淵，後據襄國叛前趙稱王，不久，又殺劉曜稱帝，改國號曰後趙。五胡十六國中，最稱強盛。在位十五年，號明帝。
- ⑥ 中州古稱河南省曰中州，意思是河南居天下的中部。
- ⑦ 胡古代稱北方的外國叫胡。
- ⑧ 鮮卑古代種族名。起初散居興安嶺以東一帶地方，後移居匈奴的故地，後漢時最盛。晉初分數部以慕容拓跋二氏最強。
- ⑨ 相輪塔上的樂蓋。
- ⑩ 羯古代種族名，是匈奴的別部。
- ⑪ 襄國古地名，即今河南邢臺縣西南。
- ⑫ 魏周朝時國名。
- ⑬ 扁鵲戰國時的名醫，姓秦名越人。
- ⑭ 鄴古地名，即今河南臨漳縣。
- ⑮ 司空古代官名，周時為六卿之一。漢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。後去「大」字，僅稱司空。
- ⑯ 山光古代西域種族名。
- ⑰ 三寶佛乘語，以佛、法、僧為三寶。
- ⑱ 臨漳本漢鄴縣，在今河南省。
- ⑲ 承露盤（三輔故事）「漢武帝以銅作承露盤，高二丈，大十圍，上有仙人掌承露，和玉屑飲之求仙。」
- ⑳ 臨淄今山東臨淄縣。
- ㉑ 阿育王印度王名。奉佛教很高，施行仁政，為佛教大護法。佛教的傳播外國，賴他的力很多。
- ㉒ 龜動物名，爬蟲類。狀似鼈而很大，頭有毒塊，所以俗稱癩頭龜。
- ㉓ 桓溫晉朝人，字元子。起初拜駙馬都尉，後累至大司馬，督帥兵北征，又滅蜀，權勢很盛。晉廢帝奕立簡

文帝，陰謀篡奪，不久病死。

⑤慕容氏指鮮卑族而言，後趙後爲前燕慕容恪所滅。

⑥浮圖也作浮屠，就是佛塔。

⑦六情

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好、惡，叫做六情。

⑧車裂古代的酷刑。

⑨支解古代的酷刑。

⑩漳河水名，源出山西經河南而入河北省的衛河。

⑪冉閔字永曾，晉人，起初在後趙爲將，後盡殺石氏而自立，國號魏，不久爲慕容恪所滅。

⑫流沙古代泛指西北的沙漠叫流沙。

# 談生

晉張華

## 一 語體譯述

從前有一個姓談的讀書人，到了四十歲，還沒有娶過妻子。生平喜讀詩經，始終不倦。一天半夜時分，有一個女子，一年約十五六歲，姿色和服飾，都是天下無雙，誰也及她不過。——和他來做妻子。她對談生說：「我和尋常人不同，請你不要拿火來照我；三年以後，方才無礙。」他們成了夫妻以後，就生了一個兒子。兒子兩歲時候，談生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就在晚上乘妻子入睡以後，偷偷地拿了燈火去照她。祇見她腰部以上，和普通人一般的生著肉；腰部以下，卻都是枯骨。

妻子被他一照，竟覺察了，便起身說道：「你負我！你負我！我差不多快要活轉來了，怎麼不能再忍耐一年，竟拿火來照我呢？」談生聽了，不禁哭著，再三謝罪，可是妻子終於不肯再和他住在一起了。她說：「我和你的恩義，雖然已經永遠斷絕，但我看看我的兒子，實在有些不忍！你如就心此後不能維持你們的生活，可暫時跟我去，送些東西給你。」

談生跟著妻子走到一間非常華麗的廳堂裏，——那裏的屋宇器皿，都很珍奇，不是人間所有。妻子拿了一

件珠袍遞給談生道：「可把這件珠袍拿去維持生計。」說著，又把談生的下衣撕了一塊，自己留下，然後叫他回去。

後來談生拿了珠袍到市上去換錢，被睢陽王的家裏買了去，得錢一十萬。睢陽王是認識那件珠袍的，說道：「這是我女兒的衣服。我的女兒已經死了，這一定那人偷掘坟墓得來的。」於是把談生拘捕，拷問起來。談生把過去的事，很忠實的告訴睢陽王。睢陽王不很相信，就去察看女兒的坟墓。祇見坟墓完好如故，發掘起來一看，果然在棺木蓋下，檢得半截談生的下衣。睢陽王又把談生的兒子叫來一看，面貌很像自己的女兒，於是方才相信。把談生召來，仍把珠袍賜給他，認他爲女婿，並且把侍中的官銜封他的孩子。

## 二 原文

談生者，年四十無婦。常感激讀詩經，夜半有女子，可年十五六，姿顏服飾，天下無雙，來就生爲夫婦。言：「我與常人不同，勿以火照我也。三年之後，方可照。」爲夫妻，生一兒已二歲，不能忍，夜伺其寢後，盜照視之，其腰已上牛肉如人，腰下但有枯骨。

婦覺，遂言曰：「君負我！我垂生矣，何不能忍一歲，而竟相照也？」生辭謝涕泣，不可復止，云：「與君雖大義永離，然顧念我兒，若貧不能自借活者，暫隨我去，方遣君物。」

生隨之去，入華堂，一室宇器物不凡。以一珠袍與之曰：「可以自給。」裂取生衣裾，留之而去。後生持袍詣市。睢陽王家買之，得幾千萬。王識之曰：「是我女袍，此必發墓。」乃收拷之。生具以實對，王猶不信，乃視女冢，冢完如故。發視之，果棺蓋下得衣裾，呼其兒，正類王女，王乃信之。卽召談生，復賜遺衣，以爲主塋。表其兒以爲侍中。

——列異傳

### 三 作者傳略

張華，晉方城人。字茂先。武帝時拜中書令。惠帝卽位，拜太子少傅，進右祿大夫。爲趙王倫所害。著有博物志。

列異傳等書。

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不准抄襲及翻印

書名	言對 文照 歷代短篇小說 全三册
出版者	<small>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</small> 大 華 書 局
印刷者	大 華 印 刷 公 司
出版日期	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
裝訂册數	各 一 册
定價	每 册 大 洋 二 角
總發行所	<small>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</small> 大 華 書 局
分發行所	世界書局及各大書局
本書編號	195



